忠烈實錄

單

晉州壬癸事蹟序

當從弟履韓治晉之明年書報余曰著在龍蛇存脈之亂晉爲嶺湖之衛偏設土壘而上諸君保城之功旣媲於前倡義

晉州壬癸事蹟序

家從弟履祥治晉之明年書報余曰若在龍蛇存眼之亂晉為嶺湖之衛偏護妻孥而上洛君保城之功既炳燿於前倡義

法將士死綏之節又丕顯焉
於後宜有立言君子者爲
之書其事不遺可以指後
而亡其傳錄甚卷者不過
据拾之餘而亦垢污刓缺
幾不辨豕亥又數何而處

淺不可讀也將付剞劂氏周延
其岳屬余以弁卷之文蓋邑人
士之齋顯也余聞而太息曰昌古亡
矣然張巡許遠睢陽之功之烈
何如也而得韓文公之筆然後始
彰曺與檜屬何識乎余嘗曰

日本吏矣平秀吉清正行長諸賊
爲者天地間之百世梟戾之氣所鍾
横行海國屠殺爲性至武圖東
土博郭甲兵齊暴之資所謂明
陸明道義理而已又畀予爲一百年
爰孚及干戈披攘一相相薄也

決呂梁而注隴畝宜無尺坐寸穗

之枝穫者僅從上流乃能佔樓匡

縈嬰守孤城經史封豕備亂蹤

毒而郤使公在者必將繕城池治

甲兵不啻金湯之固豈哉遂而博

協據綿之際丞在此極也諸公

之役天也蓋我國乃李之國也於
其小人之居安生樂業守技焉勤
擇用浮屠之君子皆狃於宴安
寃悞之歎而顏色不變粤稽壬
辰以前倭釁蚤現兆象昭云之
際爲當告之哲人炳幾瀝血叫閽

者六爲三畧攷當時著將相吏步
卒虎士之冠精選將才廣募勇
毅壁城深溝勞帑晏乙夜之備
濟則秀賊攻擊悍必不敢輕海
嗚呼此人也非天也可勝備
也哉然則是書非止於一州之

事蹟將焉湊喜空鏡可少之
巖吾弟請之無如所務矣
辛卯四月下澣致仕韋
堈齋湖泉金履陽序

忠烈實録目録

卷之一

記

詩

祭文

八域誌

壬辰州為倭陷倡義使金千鎰兵使崔慶會死而士人立祠祀之而 朝家 賜額忠烈祠 肅廟朝牧使某欲重修廟宇請助兵使兵使不肯牧使獨指揮修廟夜夢諸武將致謝且曰公文官而尚念吾輩彼武將不之顧當治其罪及曉聞兵使暴卒云可異其牧使

洪景濂

忠烈實錄卷之一

記

守城記

萬曆二十年壬辰即我 宣祖大王之二十五年也倭酋秀吉遣其將平秀家等領兵來寇平行長平義智平調信等為先鋒過海陷釜山是四月十三日也翌朝入東萊城府使宋象賢死之賊兵乘勝長驅所向焚掠密陽府使朴晉欲遮截中路以衆寡不敵未能焉諸將望風奔潰莫敢誰何巡邊使李鎰遇賊于尚州為其所敗申砬到忠州背獺川而陣為賊鋒所觸没死金灘漢水以南人烟一空先數日 主上

知賊勢甚盛難敵議定西幸告急之計命大臣立
今上爲世子監撫軍國諸事晦日曉 上奉 廟社主
去京城至松都留二日賊由東路入京城是時金公
諱時敏以晉州判官聞 大駕西幸京城旣沒設
殿牌於大廳中焚香再拜俯伏慟哭涕流良久勃發
奮臂而言曰此賊不討國耻何雪此臣子死節之日
於是鄕兵之四散者招集之人士之竄匿者召諭之
繕修城機整齊軍律泗川城中兇賊彌漫將逼晉境
公於是領千兵進陣於十水橋北或遣驍騎出沒於
賊屯之傍或設疑兵馳突於賊見之地使賊莫測其
端倪泗賊即移固城公又率精兵數百餘騎潛入鎭

海西林藪中鋪沙於固鎮往來之路朝而視之果有賊蹤縱橫沙上知固賊與鎮賊相通往来即夜設伏要路以俟之賊徒果自固城来急擊斬之於是固鎮兩賊失其相依之勢急投熊川咸安昌原漆原之賊聞而畏之咸聚金海晋陽西境賊鋒已遠矣又聞金山地孤毛陣團聚之賊最悍驁公率精兵出自牛馬峴遇邏騎於山谷中盡殲之仍移兵知禮縣前與賊殊死戰大捷之孤毛之賊破膽宵遁錦山茂朱分屯之賊盡撤而還公之威聲振於賊耳公之臨戰也身先士卒及其全退也身後士卒士卒樂而從之自夏及秋戰無不勝金鶴峯誠一為時方伯褒其忠勇轉

聞于　行在所陞判官爲牧使公與義兵將郭再祐同聲相應約爲唇齒郭公遮截洛江使賊不敢犯境公東戰北禦使賊不得傍抄賊多憚之謂晉城若接他無可虞是年冬十月初五日沿海留屯之賊由咸安踰魚東嶺焚班城倉圍矗石城公於是閉門堅守戒士卒曰毋恐懼毋諠譁各守壘堞覘賊所爲賊雖多幻汝毋動也汝毋怖也惟我與汝受國厚恩得至今日主辱臣死可國破不死不可我與汝可可不可不可汝毋不可士卒感感泣誓死曰唯命焉公又揀忠信軍官六十餘人遞番巡城戒士卒無懈或親自巡視巡視時持酒食以饋之曰汝無渴乎渴則飮之

汝無飢乎飢則食之遂日謫糧計口優給士飽而歌一心而禦第四日夜半賊中吹角相應公令軍中曰無輕撓各備禦具以俟之賊緣城然後發之猶未晩也於是三令之五申之俄而賊齊起齊聲齊放鳥銃鐵丸之落於城中者如雨雹聲無一人中者賊去城十步許而止城中寂無語聲惟用鍾鼓絲竹聲以示無懼賊又伐鉅竹作飛樓於城東北放砲其上於是用大岐箭藏大藥措樓放之樓即破碎仆地賊終不得逞其術相持五六日勢成蚌鷸難易擊郤而公之意少無懈弛每以天佑神助默禱于中第五日義兵將郭再祐遣勇士沈大承等抄率精銳百餘人乗夜

而進人各持五枝烽羅立飛鳳山上吹角大呼城中
一日擧火以應之賊徒疑有援兵大至相顧失色第六日
平賊又鳴鑼相應公令軍中曰今日非昨日比須
各嚴其備以俟之愼勿虛放矢石食刻賊一時高聲
急赴城底塗城欲上城中包火藥於枯荻投諸賊中
或以湯水注其面或以大石搥其胷射矢如雨下無
不中者又選精銳送於北門北曰地勢高危賊必謂
防禦踈虞不無踰越之謀急往觀之賊果設雲梯於
漆林上騎馬鐵面者方馳上欲踰城勇士數人射中
賊胷騎馬者顚倒而落諸人繼射之男女爭集轉石
賊不得上由是賊氣摧挫不得迫城而退觧鬪而去

是日大雷雨晦暝大起賊營奔北而去路上僵尸相枕皆是爛死者城中鼓噪驩聲動天地猶不開門逐北者盖用軍兵窮寇勿逐者也圍城凡六晝夜而與士卒同甘苦愛之如子軍無叛意賊北時公在新北門樓上射賊多中中丸斃不知流丸自何方來落公額上血流而不動欣躍自若軍民喜其無傷也不幸因而吟痛月餘不起軍民如喪父母邦國若壞長城遠近莫不痛傷嗚呼痛哉嗚呼痛哉 主上聞而嘉之特 贈兵曹判書具前加公以本道兵使有 旨未到而公已卒矣軍民尤用慟惜公卒之後軍民追慕之欲立石以誌伐石而未立適兵使南相國以興

莅官之初政平訟理百廢俱興仍詢咨故老曰金公
壬辰年全城卻敵之功不可使泯滅宜勒石以傳後
乃令民記之民謹拜手稽首以進曰嗚呼我侯爲國之
忠撫軍之仁用兵之智雖求諸古人未易得也公若
在焉必無癸巳陷沒之勢而終致三將爲猿鶴萬卒
化沙蟲豈耶命耶天意茫茫公諱時敏字勉吾安東
人世居京城代襲貂蟬追 贈領議政封上洛府院君
全城碑

晉州判官金時敏與泗川縣監鄭得說合兵擊固城
鎭海泗川等賊屯賊皆遁時敏引兵守晉州擢時敏
爲晉州牧使 宣廟寶鑑

金海賊連陷釜山會昌原衆數萬餘不得橫渡鼎津
合勢長驅直擣晉陽時時敏陞爲牧使公移帖勉之
曰牧使家世忠孝厚受國恩當以死報使昆陽郡守
李光岳州判官成守慶前萬戶崔德良權管李纘等
協力守禦賊圍城十匝晝夜攻之郭再祐前鋒將沈
大承夜到州北山列炬鼓譟而退圍城趙凝道與崔
堈鄭惟敬朱夢龍等 耀兵于南江越邊郭再祐令沈
大承宋倢道大呼曰全羅義兵紅衣將軍明日當來合
軍勦滅汝賊其知之適全羅兵(前府使崔慶會)自丹城向薩
川(晉州舘名)賊到州境望見之與再祐言合即驚走是日
賊欲焚蕩薩川近處湖兵已據不得犯時敏設奇蓄

銳倭其竭以應之圍攻之七日竟不得陷賊之死傷不可勝數賊焚其幕次燒其積尸顚仆而去方賊之衝突也兵使柳崇仁泗川縣監鄭得說加背梁權管朱大淸等同日中丸而死 龍蛇錄

羽柴藤元郞卽秀吉之從姪羽柴秀吉舊姓留屯釜山兵力最强至是合東萊金海之倭三萬餘人入右路又發水軍屯據熊川海滄兩峽間以遏湖南舟師右兵使柳崇仁與藤元郞戰于昌原不利收散卒又戰大敗十月初二日戊子藤元郞乘勝入咸安六邑兵皆潰前後官軍死者千餘人庚寅賊迫晉州柳崇仁單騎馳到城下呼金時敏開門時敏謂其下曰若

納兵使入城是易主將也節制乖方兩不相能大事
去矣遂答崇仁曰賊勢方急嚴城不宜輕開公在外
爲援可也崇仁還出遇賊與泗川縣監鄭得說加背
梁權管朱大淸等敗沒於陣鄭得說彎弓左右射殺
數十百人而死時年二十八郭再祐聞時敏不納崇
仁歎曰此討足以完城晉人之福也 中興志
壬辰春有倭釁 朝廷擢公授泗川縣監蓋以才勇
有是命也赴任未旬日倭已渡海先陷釜山東萊公
收縣中兵三百與晉州判官金時敏合兵勦擊收復
列邑未幾賊又犯咸安公與昆陽郡守李光岳設伏
于茅谷峴橫截賊以綴之八月公詗知賊欲犯本縣

謂衆寡不敵平地不可相搏就境上先據險以遮之
巨濟賊乘虛突至公促兵以還不戰而若將戰者然
使賊專向于我而使老弱男女盡避之一縣無被害
者公嚴兵自持賊自退去十月賊又大至兵使柳崇
仁戰敗于昌原單騎馳至晋州欲入城牧使金時敏
以爲兵使若入則是左右都督也有輿尸之凶不許
入公聞警馳赴則亦不許入謂公善騎射使與柳節
度作外援公毅然不憚單騎馳突左右鬪格所殺傷
甚衆賊畏而避之曰白馬將軍盖公嘗乘白馬故也
戰方酣柳公被創墜馬呼曰鄭公救我公急馳之則
已不可救矣公大呼收散卒欲更戰會日暮士卒無

戰心公氣益勵援弓射賊矢旣盡乃手一鐵棍左馳右突賊益悉衆隨所向圍之急公力竭遂死之壬辰十月初六日也 鄭栁川家乘

陷城記

癸巳夏賊自平壤敗歸嶺爲巢穴賊酋清正憤前之不利合兵復攻時 天朝以和誘賊 天將之追賊在嶺南者皆按兵不戰總兵劉綎移檄清正使止兵游擊沈惟敬力說行長皆不聽 朝廷累下 言督諸將進戰都元帥金命元巡察使權慄以下官義兵皆聚宜寧不敢先進權慄責諸將過江至咸安望見賊皆潰慄命元等先走湖南倡義使金公千鎰獨奮

謂諸將曰晋容通湖南實爲唇齒無晋則無湖南矣或欲空城避賊以快其心者非計也莫若幷力堅守以遏賊勢諸將不應多散去公與慶尙右兵使崔公慶會忠淸兵使黃公進義兵將高公從厚泗川縣監張潤等及諸將士十餘人將兵入城時金海府使李宗仁先入城矣諸將兵僅數千州民士女凡六七萬人義兵將姜熙悅李潛等繼至牧使徐禮元素恇怯不知兵凡守禦區畫皆出千鎰主客不相能城本四面據險其東稍平至是都署諸軍分城而守黃進李宗仁張潤等各率兵往來赴其急約束旣定人皆以死自誓六月二十日賊之先鋒已至州境吳宥李潛

等出城詗賊斬數級而來城中鼓噪千鎰遣梁山璹乞師於劉綎綎畏賊終不出師其明日賊大至圍城三匝進薄城下柵竹自蔽從其內發砲丸如雨城中人悉力拒守賊又乘夜進逼東門大呼登城聲震天地進等擊却之一日賊急攻西北隅幾陷進奮劒督諸軍登陴射賊賊乃退賊又築土山臨城俯攻進亦築高阜以當之賊又設板屋置大木上放火燒城中室屋進用大炮碎之時久雨城一隅潰賊遂乘之金俊民力戰死之賊又築五阜於城東西登其上放丸姜希輔死之進乃放大箭焚柵賊又作大櫃置四輪車上被甲者挽車逼城進乃束火灌油而焚之其後

賊潛來穴城進等殊死戰賊酋一人中丸斃賊兵死
者千餘人賊退進臨城視戰地忽有賊丸中進左頷
而死軍中使潤代進旋又戰死進潤智勇爲諸將最
而一時皆殞士卒奪氣賊因圯堞蟻附而上宗仁等
搏戰救之旣已賊趨西北躍入禮元先走諸軍大潰
千鎰等在矗石樓與其子象乾及高從厚父子崔公
慶會梁山璹等數十人北面再拜赴南江而死李宗
仁李潛姜熙悅等十餘人奮劍斫賊力盡而死宗仁
將死挾二賊赴水大呼曰金海府使李宗仁死於此
寔二十九日也城旣陷軍民皆被屠戮無一人得脫
牛馬鷄犬亦不遺夷城塡壕堙井刋木以快前憤雄

忠壇碑

癸巳之歲金千鎰倡義師入據晉州以抗倭及城陷軍散人民俱死而官妓論介凝粧靚服立於矗石樓下峭嵒之前其下萬丈直入波心倭見而悅莫敢近而獨一倭挺然直進論介笑而迎之遂抱其倭直投于潭（兵使崔鎭漢上疏）

五月李提督追賊至聞慶而西宋侍郎始發牌文於提督使之追賊時賊去已數十日侍郎恐人議已縱賊不進故作如此擧止以示之其實畏賊不敢進而回賊在道緩緩而去或留或行我軍之在後追者皆左右屛跡無敢出擊者賊退分屯於海邊自蔚山西

生浦至東萊金海熊川巨濟首尾相連凡十六屯皆
依山憑海築城掘塹為久留計不肯渡海 天朝又
使泗川總兵劉綎率福建西蜀南蠻等處召募兵五
千繼出屯星州八莒南將吳惟忠屯善山鳳溪李寧
祖承訓葛逢夏屯居昌駱尚志王必迪屯慶州環四
面而相持不進糧餉取之兩湖踰越險阻散給諸陣
民力益困提督又使沈惟敬往諭倭令渡海又使徐
一貫謝用梓入郎古耶見關伯六月賊始還兩
王子臨海君順和君及宰臣黃廷彧黃赫等遣沈惟
敬歸報而一面進圍晉州聲言報前年戰敗之恥蓋
賊於壬辰圍晉州牧使金時敏禦之不克而退故云

也八日而城陷牧使徐禮元判官成守慶倡義使金千鎰本道兵使崔慶會忠淸兵使黃進義兵復讐將高從厚等皆死軍民死者六萬餘人牛馬雞犬不遺賊皆夷城塡壕堙井刊木以快前憤時六月二十九日也 初 朝廷聞賊南下連下 旨督諸將追賊都元帥金命元巡察使權慄以下官義兵皆聚於宜寧慄挾於幸州之捷欲渡岐江前進郭再祐高彦伯曰賊勢方盛我軍多烏合堪戰者少前頭又無糧餉不可輕進也人依違而已李蕡從事成好善駮不曉事奮辭責諸將逗留與權慄議合遂過江進至咸安城空無所得諸軍乏食摘靑柿實以食無復鬪心矣明

用牒報賊從金海大至衆或言當守咸安或言退守鼎津紛紜不決而已聞賊犯鄉人人爲懼爭出城墮吊橋死者甚多還渡鼎津望見賊兵從水陸來蔽野塞川諸將各自散去權慄金命元李薲崔遠等先向全羅道唯金千鎰崔慶會黃進等入晉州賊隨至圍之敎使徐禮元判官成守慶以唐將支待差使員久在尙州聞賊向本州狼狽而還纔二日矣州城本四面據險壬辰移東面下就平地至是賊立飛樓八座俯瞰城中列城外竹林作大束環列自蔽以防矢石從其內發鳥銃如雨城中人不敢出頭又千鎰所率皆京城市井召募之徒千鎰又不知兵事而自用太

甚且素惡徐禮元主客相猜號令乖違是以甚敗惟
黃進守東城戰殺日為飛丸所中死軍人奪氣而外
援不至適天雨城壞賊蟻附而入城內人方東判投
石極力禦之賊幾却千鎰軍守北門意城已陷先潰
賊在山上望見軍潰一擁而登諸軍大亂千鎰在矗
石樓與崔慶會等携手痛哭赴江死軍民得脫者數
人而已自有倭變以來人死未有如此戰之甚者
朝廷以千鎰死義　贈以崇秩議政府右贊成又以
權慄敢戰不畏賊代命元為元帥劉總兵綎聞晉陷
自八莒馳至陜川吳惟忠自鳳溪至草溪以護右道
賊亦旣破晉州還釜山聲言待　天朝許和乃渡海

云 懲毖錄

六月二十日馳 啓卯刻到付忠清兵使黃進十六日成帖馳報内昌原留賊與金海熊川之賊合勢將向咸安咸安城池淺薄各將所持兵粮僅支數日之用賊若屯據城外高山曠日相持則保守極難故全羅都巡察使權慄巡邊使李蕡等相議令全羅兵使宣居怡助防將李繼鄭京圻助防將洪季男本道助防將鄭名世慶尚右兵使崔慶會義兵將高從厚領兵本月十四日發自咸安十五日來陣晋州俄有全羅道捍後將扶安縣監軍官金漢希馳告内昌原彌漫之賊先鋒十五日未明直越竹嶺已入咸安事進

告又十六日京圻助防將洪季男親自報來言同日
卯時咸安來入之賊不知其數出來晉州班城縣屯
聚距晉州四十里必是欲犯晉州之計云諸處之賊
合勢衝突果如前日被虜人所言故晉州城中諸將
方約束把手而全羅兵使及京圻助防則因巡邊使
關率兵向宜寧地此等賊勢緊急緣由稟告於　天
將急速赴援事牒呈一時到付巡邊使李薲十六日
成帖馳報內十五日咸安之賊分散四出江越邊上
下焚蕩云云故先遣慶尚左兵使高彥伯使與星州
牧使郭再祐合軍把截即見郭再祐馳報賊船百餘
隻自鵲院上來到尺堂津下陸去牧使結陣處五里

許安國老家焚蕩故發送義兵軍及左兵使軍使之勦擊事馳報又左兵使高彥伯馳報內宜寧地五骨里賊倭先鋒五十餘名焚蕩與星州牧使合軍追擊事馳報賊勢甚盛四面充斥而諸將皆赴晉州此處則只有巡邊使左兵使星州牧使而所率軍兵不滿六百以此備禦無計左道諸將急速起送 天兵亦爲請來繼援事牒呈懲毖錄

七月初八日馳 啓晉州之陷雖因賊兵浩大而策應之失亦爲可慨臣在京時聞牧使徐禮元以 天兵支待差使員來在咸昌即移文以爲晉州朝夕將被兵守城之官豈宜遠出使速還送而遷延不還及

聞賊兵已迫然後僅得入城防備等事不能預先措置一也且其諸將率客兵多聚城中而無統制之人各執所見未免紛雜二也諸將當初不量事勢輕為進陣於咸安及賊兵大至狼狽奔還致賊乘勝三也鼎津若列軍固守則賊或不敢四面俱進而率皆棄去賊兵水陸俱進晉州未陷之前宜寧三嘉丹城鎮海固城泗川之地賊皆雲合援兵路斷四也諸將崔遠宣居怡以下所率之軍甚多雖不能直至城下故援或為疑兵或為夜襲力盡乃已可也而率皆逃避山谷一不出頭晉州之人日望援至視手呼天而竟無一人來援遂至陷城屠戮之慘不可忍聞 徵毖錄

七月十五日馳　啓防禦使金應瑞馳報內被虜逃
還人私奴萬春招內晉州攻城時在高峯結陣處凡
接戰曲折一一着審則賊晉州城五里外東西北面
及南江越邊凡二十八處結陣其日接戰時倭賊先
爲放砲城內之人亦放銃箭賊進迫城下城內人攢
射如雨賊多致死傷還爲退陣其夜三更賊多放
鳥銃鼓噪大呼而城中之人不爲搖動第三日賊伐
取穉松雜草作空石盛土城外三十步許造山四處
又作四層樓閣高九仞許俯瞰城中以爲放砲之所
造山造樓時城中人無數發射死者甚多而賊不計
死生死者曳出生者進前不日成之多登其上無數

放砲城中之人小無驚懼反示揚揚自得之意賊退
陣等六日黄昏諸陣之賊咸聚一處城中人放震天
雷三度落於賊中衆賊觀其體様之際折裂觸死者
不可勝數賊不敢戦還退等七日城中之人又放銃
筒一度賊亦多死戦數不利将欲退兵更生謀計一
日伐木作板東邉有槐木一倭攀上其木見其城中
虚實後以板子鋪之於城外掘取其下漸就城底等
八日午時城子三十餘把不意頽落槐木攀上之倭
一吹螺角諸陣倭賊或騎或步一時突進城中人弓
銃鎗劒倶發極力拒戦賊徒冒死踐尸突入守城之
人勢窮力竭退縮一隅賊已入城中彼我交鋒相為

血戰死者不可勝數城中積尸如山彼我相半而死我國人溺死浮水者亦不知其幾城陷之日不計男女兒童盡數斬殺翌日則殺男子擒女人載船先送釜山浦諸倭仍留晋州其隣邑如固城河東昆陽等處日日焚蕩虜掠又明日有騎步倭十名持踏圓印文書来衆倭聚首爭見曰斯速回兵入國事吾國王之命云欣欣喜悅又明日群倭皆向昌原金海去小人亦隨去因憶家鄕逃来現告云云事牒報又擄被虜逃回人朱義壽招内倭賊於晋州前年退築新城地形平坦處造作山臺凡八處俯臨城中多放鐵丸而其山臺東竹遮障不相連續故雖放玄字銃筒幸

而得中只爲貫穿而已不得摧倒渠之將帥李宗仁逐日力戰賊束竹乘夜齊立於壕邉矢石不能入因自東竹之內亂投尾礫於壕中及城底頃刻顛滿賊之著鐵甲者十餘人突進城底將爲破城宗仁曰事急矣即自射臺發大箭射之洞貫七賊賊少退其時忠清兵使隱於城堞間宗仁射殺七賊喜而起立擧頭觀望之際鐵丸中頭口貫額仆地即曳去自初被圍黃進極力備禦至於身擔土石肩背爲之出血既而賊又以大木板作櫃如棺狀外以生牛皮數重裹之載於童車之上賊入其中直推到城下以鐵物毁城城中亂投藁艸柴木灌油爇火間間燒燬而擁城

底穀三石賊已拔出戍穴城將顏北城中計不知所出之際有一賊持鐵搖錐大呼直進拔出城穴上太石城遂頹落城中又以拒塞木荊棘填塞賊冒死入城而城中之人亦死戰賊終不能入適倡義使金千鎰之軍守北城聞城毀先爲驚動棄城奔走賊望見從北城因以竹梯登城三賊攀堞大呼衆賊四面俱入城不能支李宗仁獨在所守處射矢不撤俄而爲鐵丸所中流血淋漓顚仆不省人事義壽扶起不得遂自進去云各處馳報及取招之辭雖有詳略而大槩皆同宗仁黃進等力戰殉國之忠尤可歎賞而諸將金千鎰崔慶會等聞城陷亦相携痛哭於矗石樓

上自投崖下而死城中積尸如山三十里內臭不可
近而館舍閭閻蕩然一空城堞亦皆夷平懲毖錄

疏

請 贈職疏 批答附此似在啓狀下文體重故編于此 兵使崔鎭漢

年月日嘉善大夫慶尚左道兵馬節度使臣崔鎭漢
誠惶誠恐頓首百拜上言于
主上殿下伏以臣愚陋賤品决拾末流地分卑微見
識寡啓鞅掌職事尚且區畫之不暇瀆擾
宸嚴何敢僭妄之自干乎惟是尚節慕義之心顯忠
遂良之誠素所蓄積于中而不肯自後於人矣玆將
隱卒之微悃敢陳燭幽之 聖鑑伏願

殿下澄省而採納焉臣於辛丑年待罪于本道右兵
營右兵營即三去壬辰年倡義軍伏矢處而中有忠
愍彰烈 賜額之兩祠年久之後未免頹圮故其時
所見形止 啓聞後修補而審察兩祠位牌則忠愍
即壬辰戰亡晉州判官臣 贈領議政金時敏位
牌所享之祠彰烈即癸巳戰亡慶尚右兵使臣 贈
右參贊崔慶會忠清兵使臣 贈左贊成黃進倡義
使臣 贈左贊成金千鎰泗川縣監臣 贈兵曹判
書張潤倡義使從事官臣 贈承旨梁山璹 贈參
議臣金象乾巨濟縣令臣金俊民奮義義兵將臣姜
熙悅鎮海縣監臣曹慶亨判官臣崔琦倡義兵將

贈主簿臣兪瞻生員臣李都義兵將臣姜漑復守門將臣張瀓賢判官臣朴承男學生臣河繼先學生臣崔彦亮復誓義兵將臣高從厚敢愾義兵將臣李潛金海府使臣李宗仁右兵營虞侯臣成頴達僉正臣尹思復學生臣李仁民義兵代將臣孫承先主簿臣鄭惟敬守門將臣金太白學生臣朴安道宣務郎臣梁濟二十八位牌并享之祠矣臣次第瞻敬繼以詳惑噫龍蛇之亂列郡風靡鳥伏鼠竄滔滔皆是惡病攘夷寥寥無幾而惟彼卄八諸臣一般義膽力盡孤城同日殉節炳然義烈卓乎如彼故表奬之典最先於亂定之初而咸秩之禮并享於一廟之中其慰忠

槐樹風聲之道可謂無歟而至於　贈職一款竊有所未解者同時死事一體祭祀而七人位牌則崇其寵　贈廿一名位則獨也蕭條或書行職或書義兵將或書生員或書學生此　臣所以訝惑而未解者也夫諸臣取義旣不上下則　朝家褒贈宜無異同而何取何舍或贈或不一槪均典似不若是聽聆差異當復如何嗚呼睢陽當日邈遠之死先後異焉而唐家崇報一體無間者誠以斗許丹血兩箇一腔況此諸臣死不先後而畢境忠典同廟而異施者抑獨何哉　臣雖至愚無所知識而區區一念用懲于是乃於壬寅年以幷施褒　贈之意枚擧馳　啓則其時籌

司覆 啓以為同時立殣之人多未蒙一體褒贈者當時 朝議似或出於參酌取舍之意則到今過百年之後不可率爾輕議其說不行其事遂寢臣誠慨惜而不能自已也臣 請拈出參酌取舍之語而明其不然矣事在疑信之間功有彼此之別然後始可參酌而取舍之矣惟彼諸臣死節之實蹟雖不可盡考而廟焉享之額而榮之者實在於平亂之初則其死之明白可賞不待考蹟而可證左契況且可擴實蹟昭載於旌忠壇麗牲之文取考其略則有曰倡義使金千鎰與梁山璹等數十人北面再拜赴南江而死李宗仁及姜熙悅等十餘人奮劍斫賊力盡而死

又曰宗仁將死挾二賊赴水大呼曰金海府使李宗仁死於此其忠壯氣節有令人髮竪者矣屹然龜頭日星輝映昭昭赫赫照人耳目則載實之文有不可誣矣噫當時之立廟并享既出公議中間之劉石齊芳又是實蹟則諸臣心事之昭著可謂通天地亘古今而不可疑信於其間矣伊日　朝議亦莫惜死後之哀　贈巧爲參酌而取舍之乎雖彼隷僮之賤苟有可賞之事則其在酬報之道不當分別而視豈以諸臣之忠俱辦一樣之節而獨於　贈職之典有何彼此之異乎事在久遠不可臆料而博採有識之流傳參以愚臣之淺慮則當亂離甫定之初庶事未遑

之時道臣之馳狀請 贈者未免疎漏之患禮官之
奉 命宣恩者或有忘忽之弊因循至今未能上徹
之致也此豈由於參酌取舍而然哉至於到今過百
年之後不可率爾輕議云者尤有所不然苟有卓卓
之節烈烈之名則雖或湮沒於當時猶且褒揚之異
代矧惟我
聖朝崇奬旌表之方不間於歲月之久近者乎臣不
忠秀引而申證請以死節於壬辰而 贈旌於近日
者明之忠清兵使臣成應吉副司果臣李璜俱是倭
亂殉身之人而乃於百餘歲後八九年前始因其子
孫之呼籲特擧 贈旌之恩典則何獨於此不可輕

議乎果若定取舍於當時不輕議於今日寵　贈均
典終始獨靳則彼卄一人忠塊義魄不亦寃鬱於冥
冥之中耶此　臣所以激切于心而隱惻于中者也且
臣嘗聞柳夢寅所著野談一冊有曰論介者晉州官
妓也當萬曆癸巳之歲金千鎰倡義師入據晉州以
抗倭及城陷軍散人民俱死而論介凝粧靚服立於
矗石樓下峭嵓之巓其下萬丈直入波心羣倭見而
悅之皆莫敢近而獨一倭挺然直進論介笑而迎之
遂抱其倭直投于潭彼官妓淫娼也而視死如歸不
汚於賊渠亦　聖化中一物不忍背國從賊無他忠
而已猗歟哀哉云夢寅以文章名爲此傳頗詳寄臣

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而嗟異之及到晉營矗石之
下南江之上果有峭石而義嵓二字大刻其上 臣訪
於古老則乃是論介殺身殲賊之處而其所傳說頗
與古記無異 臣見其嵓而聞其說不覺義膽之自激
也噫當時之亂居卿貴身者不知幾何人哉而孰謂
一娼妓能辦士君子所難乎昔者薛仁杲之降將旁
地仙之復叛也有王氏女取地仙所佩刀因刺地仙
而斃之詔封崇義夫人以旌其義夫論介之所成就
詎下於王氏之後哉嗚呼野記一編芳名昭載蒼嵒
半面義字不爛而泯沒至今獨無旌義此不但賤臣
之所歎惜實是南士之共咨嗟者也如 臣愚賤地卑

言微前日再 啓俱未得行則事不當更爲煩瀆而
且臣所管事務蝟劇凡於恤軍賑飢之方尚未自遑
則誠知此等事不急於目前非關於分內而猶且不
避猥越妄自論列者哀彼諸臣一妓之取義抱冤而
旣無子孫之呼籲終絶 天聰之登徹故不容泯默
而止玆敢冒昧而陳伏願 殿下勿以人廢言特於
廿一諸臣均施 贈職之典官妓論介亦加旌表之
章用慰抑鬱之魂以爲激勸之方不勝幸甚臣無任
激切祈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批附

卿以上疏上送矣省疏具悉當初區別必有委折義

昌雖存野談所記何可憑信且百餘年之事以難輕舉而卿之欲褒忠烈之意嘉矣其令廟堂稟處事有

旨

啓

請額啓 萬曆丁未七月日 巡察使鄭賜湖

臣於六月巡到晋州得病仍留本月二十九日乃同州城陷之日也陷没者子孫尚有遺在若干人其日之曉號哭望於城下 臣聞來不覺感愴于懷遂訪得其時逃活者數人細聞其時城陷節次則以爲倡義使金千鎰慶尚兵使崔慶會忠淸兵使黃進以三大將同入一城分堞共守又有巨濟縣令金俊民金海

府使李宗仁右兵虞候成頴達復讐義兵將高從厚
敵愾義兵副將李潛奮義義兵將姜熙悅泗川縣監
張潤鎮海縣監曹慶亨等亦領兵同入以聽三將指
揮黃進所守城一面因雨崩潰賊遂鼓噪大進一以
器械修築一以強弩奮射賊終不敢進士卒之能用
命如此且躬操版鍤下卒同事手拾泥石以補城堞
如是奔走之間額上中丸遂至昏仆俄而城陷而死
崔慶會慷慨發憤誓死嬰守或勸之曰携提輕銳突
圍以出試與賊一戰觀勢進退可以全軀何必強在
守此坐而待死慶會即奮然曰我受國厚恩城存我
存城亡我亡何敢苟且偷生遂一向戒發軍人能守

誰財者手自劄記以爲　啓聞論賞之計終始坐於
城廊而死金千鎰自頭守要害之地誓死盟衆堅守
不動而外援旣絶賊來如霧及其勢逼之後遂冠帶
入室與其子同死金俊民諸將亦皆不離其陣而死
本州城有內外軍民之在外城者盡被焚殪在內城
者盡被虜歸州牧使徐禮元在金海旣見敗衂移援
來此金海軍民之隨率以來者十分厚饋本州軍民
十分感餉以此人心憤惋衆志不一且慌㥘同措長
垂淚泣而行其奴有中丸死者遂因此發聲慟哭爲
城軍情一時驚沮且以爲不祥之兆而不久城陷晉
州之人至今以爲言此則無知下卒憤嫉之言而禮

元爲人愚甚無形跡不知之而只以父兄之勢不次
陞用終至僨事可勝慟哉 臣竊査得前項陣亡人等
自 朝廷特命築壇每年春秋降香以祭 朝家崇
奬節義之擧至矣盡矣第見所築之壇不盈床席埋
没艸莽之間殊不似 朝家享祀忠魂之地故 臣與
兵使金大虛同謀營建三間一字於城西北隅以
贈左賛成金千鎰 贈右參賛崔慶會 贈兵曹判
書黃進書位牌安於字內字外又高築上中下三壇
上壇則各陣義兵將守壇則諸將裨將下壇則各陣
軍兵以此定位分享之所 臣謹設饌製文親自行祭
臣竊聞安東府使 臣鄭逑前爲江原監司時爲元忠

甲立祠於原州鴒原城中 啓聞于 朝得蒙昭義祠 賜額之恩照耀人目人皆感動至今以爲盛事今此三將祠宇亦依此例特 命賜額降香之時祭文幷以製送使之留置每祭行用則其於 褒勸節義之方極盡無欠而人心感發激勵於千載之下俾益風化豈曰小補云乎令該曹各別參量 稟旨施行詮次善啓

請春秋 享禮 啓 批附　　農嵓金昌協

昔在壬辰倭亂晉州一城死義者甚多而金千鎰黃進崔慶會尤其傑然者也倭賊以其嘗大創晉州之故必欲陷城快憤此人等同心協謀固守力戰進中

亢先死千鎰慶會其他將士并皆殉節於城陷之日
其忠烈固凜然而蔽遮一方之功亦不下於張許之
睢陽矣邑人慕義建祠 朝家亦 賜額褒之至於
奉使嶺南時行過晉州見祠宇頹廢灑掃無人春秋
享祀亦不擧行只有隣近僧人猶慕其義烈每歲城
陷之日乞米於邑村作佛事以供云聞來誠爲惻然
每年旱災時 朝家遣近侍齎香祝致祭於本州死
事之人而至於常時祀事則乃反廢墜此豈 朝廷
褒忠之意哉自 朝家另加申勑使祀事不至如前
廢闕似宜矣

批附

祠宇既已 賜額而祀事廢而不行云聞來寒心令
本道春秋享祀各別修擧勿令廢墜可也 肅廟寶鑑
得印 啓　兵使崔鎭漢
去十二月二十一日 臣營官奴貴同奴得孫等所告
內矣徒當日出往南江邊採艾之際偶見岸下江水
則水色清淺之中有一物非石非木所見異常故拯
出見之則乃是印信極甚驚恠即爲來納印信着審
則印面刻以慶尙右道兵馬節度使印而篆畫宛如
且以楷字印背一面刻以慶尙右兵使印一邊刻以
萬曆十年三月日造一邊刻以來四月十一日爲始
行用字畫亦皆不刓此既萬曆十年壬午所鑄之印

而矗石山城之倭變見陷在於萬曆二十一年癸巳
則計其年記定是癸巳城陷時殉難兵使臣崔慶會
同抱投江之印節義古蹟今於一百五十餘年之後
始乃拯得係是異事以緣由馳 啓拯得印信各別
監封入盛櫃子具鎖金臣營軍官出身嚴興周準授
上送于該曹

請 贈職定位次設齋室 啓 并回啓文状 上同

臣營所接矗石山城乃三去壬辰癸巳年倭亂時失
守被禍之所而中有忠愍彰烈 賜額之両祠忠愍
即壬辰戰亡晉州判官臣 贈領議政金時敏單位
牌所享之祠而彰烈即癸巳戰亡慶尚右兵使臣

贈右叅贊崔慶會忠淸兵使臣 贈左贊成黃進倡
義使臣 贈左贊成金千鎰泗川縣監臣 贈兵曹
判書張潤同列幷享之祠及東廡第一位碑 贈承
旨倡義使從事官臣梁山璹第二 贈叅議臣金象
乾第三巨濟縣令臣金俊民第四奮義義兵將臣姜
熙悅第五鎭海縣令臣曺慶亨第六判官臣崔琦弼
第七 贈主簿義兵將臣俞晗第八生員臣李郁第
九義兵將臣姜熙復第十守門將臣張胤賢第十一
判官臣朴承男第十二學生臣河繼先第十三學生
臣崔彥亮西廡第一位碑復讐義兵將臣高從厚第
二敵愾義兵將臣李潛第三金海府使臣李宗仁第

四右兵虞候臣成賴達第五僉正臣尹思復第六學生臣李仁民第七義兵代將臣孫承善第八主簿臣鄭惟敬第九守門將臣金太白第十學生臣朴安道第十一宣務郎臣梁濟并二十四諸臣位牌從享之所事往後今至一百三十年之久稽考謄錄與載蹟文字無一留傳而獨於矗石旌忠壇碑銘中考閱其略則有曰壬辰之禍賊屠城邑殺將吏不可勝數而晉介湖嶺爲賊衝在我爲必守在彼爲必爭賊分兵攻晉于時判官金公時敏先賊之未至糾合州兵擊逐泗川固城賊破賊將之據鎮海者擒金山者回軍馳入城大修守禦具以待賊六月賊果大至圍城城

中兵不滿千賊將行長合諸屯賊十餘萬攻圍六日
彼衆我寡勢如壓卵而公舉止安閒有時吹笛鳴琴
軍中恃以爲安督勵諸將意氣奮發士皆感泣乘機
赴節捷出奇計賊死傷如積知不可克捲圍而退賊
退之日公忽爲流丸所中殞於城上州民將士如喪
父母其明年賊自平壤敗歸嶺爲巢穴賊酋清正忿
前之不利合兵復攻時 朝廷累下 旨督諸將進
戰都元帥金命元巡察使權慄以下官義兵皆聚宜
寧莫敢先進權慄責諸將過江至咸安望見賊皆潰
慄命元等先走湖南倡義使金千鎰獨奮謂諸將曰
晋寄爾湖南實爲唇齒無晋則無湖南矣或欲空城

避賊以快其心者非計也莫若并力堅守以遏賊勢諸將不應多散去公與慶尚右兵使崔公慶會忠清兵使黃公進義兵將高公從厚泗川縣監張潤等及諸將士十餘人將兵入城時金海府使李宗仁先入城矣諸將兵僅數千州民士女凡六七萬人義兵將姜熙悅李潛等繼至凡守禦區劃皆出千鎰部署諸軍分城而守黃進李宗仁張潤等各率兵往来赴其急約束既定人皆以死自誓六月二十日賊之前鋒已至州境吳宥李潛等出城詗賊斬數級而来城中鼓噪千鎰遣梁山璹乞師於劉綎綎畏賊終不出師其明日賊大至圍城三匝進薄城下柵竹自蔽從其

内發砲丸如雨城中人悉力拒守賊又乘夜進逼東門大呼登城聲振天地進等擊却之一日賊急攻西北隅城幾陷進奮劒督諸軍登陴射賊賊乃退賊又築土山臨城俯攻進亦築高阜以當之賊又設板屋置大木上放火燒城中室屋進用大砲碎之時久雨城一隅潰賊遂乘之金俊民力戰死之賊又築五阜於城東西登其上放丸姜希輔死之進乃放大箭焚柵賊又作大櫃置四輪車上被甲者挽車逼城進乃束大藿油以焚之其後賊潛來穴城進等殊死戰賊酋一人中丸斃賊兵死者千餘人賊退進臨城視戰地忽有賊丸中進左額而死軍中使張潤代進旋又

戰死進潤智勇爲諸將最而一時皆殞士卒奪氣賊
因圯堞蟻附而上宗仁等搏戰救之既已賊趨西北
躍入諸軍大潰千鎰在矗石與其子象乾及高從厚
父子崔公慶會梁山璹等數十人北面再拜赴南江
而死李宗仁李潛姜熙悅等十餘人奮釼斫賊力盡
而死宗仁將死脇二賊赴水大呼曰金海府使李宗
仁死於此寔二十九日也自是賊亦挫銳頓鋒不能
復振湖南賴以全蓋賊既致死於晉而諸公以弱卒
守孤城外援不至終必折而不救然諸公誓死不去
力守於事去之後要與城俱斃以蔽遮湖南忠壯義
烈固當與巡遠匹美而至其秉操立殣出奇應卒摧

敗賊無筭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其後累 朝褒
贈置彰烈祠又設旌忠壇於近城之麓祀以春秋云
云右錄諸江義烈之首尾必已昭載于曾前請額時
啓状中論列則更不可疊床擧論於此而今於兩
祠亦不無未盡底事勢略陳所見區區 上聞之中
宜無沒實之理不避猥越茲敢具由以備 睿覽凡
諸建院及立祠之所正廳外例有典祀廳與齋室者
乃是成樣通行之常制是則不然正廳及東西廡廨
外典齋兩室初不設立其在崇奬 賜額之所非直
瞻聆之不成貌樣每於春秋設享之時祭需宰辦既
無其地不得已假設帷幕而排設或當風雨之時則

仍未免沾濕苟艱之患至如諸執事祭負亦無留着入齋之所避雨者散接於稍遠閭家俎豆設享之所安有若是之理典護一節既無典僕中雖欲別定庫卒以得守直庫卒者無室可接常不能護直於其所空山古祠户牖荒凉識者之興歎固已久矣祭服鋪陳及多少器用舉皆不成儀式今若從其未備欲爲成樣則固當分定各邑以致并力之便本道灾荒尤甚之時各邑之別役進排亦極難便當自臣營某条拮据以補不足計料盖以東西廡列位牌面題職名而言之則只於三位牌有 贈職其外二十一位牌則無 贈職之中唯以學生題之者亦非一再終無

一官之名雖未知 恩須舊章輕重之何居目今從
所見論之則二十四諸臣皆以捨生取義同日殉
國而同享於一廡之中則 恩典褒 贈似無彼此
異同之理敢以臣淺慮臆料則往昔題牌時各以常
號題之之後漸成年久無人提起而 上聞致此仍
循之弊若以事係久遠終不變通一使忠魂義魄等
無職之位牌偏未蒙 聖世褒 贈之典則非但爲
千百載嶺俗之慨惜在於崇奬激勸之道或近於取
舍之別 賜額時擧行謄錄更令考閱後似不無變
通之端又有晉州人前別將尹商輔等數十餘人枚
擧等狀中有曰矗樓之下南江之上有天下傷心處

乃義嵒也嵒之義號昔日龍蛇倭變後始有其名則
豈非千萬古不朽之大義哉何者當失守城陷之日
義兵將及帥臣守令數三十員擧皆抗節死義之後
惟餘一妓論介者遆生爲　國殲賊之計盛服而獨
坐於江岸矗石之上或琴或歌城上倭賊中一酋將
見而羨之卽下論介所坐處則論介佯示逢迎之氣
色其倭喜心放立之際論介忽抱其倭投落江中其
嵒乃江岸之別立而上可容兩人之盤旋其下則乃
萬丈波心而事出不意則其倭雖或勇力之賊烏得
免造次投落之禍乎論介之視身如毛立節如山可
與日月爭光有餘耳後人名其石曰義嵒士君子又

以篆刻義嵓之號此嵓未爛之前則堂堂節義之稱
何獨泯於覆載之間乎唐薛仁杲之降將旁地仙復
叛有王氏女取地仙所佩刀斬地仙詔封崇義夫人
則惟此論介爲公除害之義烈安有肯落於王女之
後哉當時戰亾諸臣則祠之額之令無後憾而至於
論介則百餘年來猶未能上澈 天聽前後識者之
心惜義憾當復如何幸以此意枚禀廟堂以待處分
何如事呈狀荅未見可考之舊錄無以取實近於野
談古記中始見根因則有曰論介者晉州官妓也當
萬曆癸巳之歲金千鎰倡義之師入據晉州以抗倭
及城陷軍散人民俱死論介凝粧靚服立于矗石樓

下峭嵓之前其下萬丈直入波心羣倭見而惋之皆莫敢近獨一倭挺然直進論介笑而迎之倭將以誘而引之論介遂抱其倭直投于潭俱死之壬辰之亂官妓之遇倭不見辱而死者不可勝記非止一論介而多失其名彼官妓皆淫娼也不可以貞烈稱而視死如歸不汚於賊渠亦 聖化中一物不忍背 國從賊無他忠而已猗歟哀哉云云義嵓篆刻所見明白而野記留傳又爲現閱則可謂實跡而似非虛濫之傳說初雖娼妓末乃死得其義則揆以激勸終不可爲全然泯滅之歸合有叅酌襃異之例并只以此辭緣先爲稟報于備邊司題送內今此所報實係襃

揭義烈之擧以此意 啓聞以爲自該曹覆 奏施
行之地回下敎敢馳 啓令廟堂禀處詮次善 啓

備邊司關文

節 啓下敎本營書狀據司 啓目粘連 啓下觀
此處尙右兵使崔鎭漢狀 啓則盛陳晉州忠愍彰
烈兩祠以 賜額之所祠宇正廳之外例有典祀廳
與齋室典齋兩室初不設立典護一節旣無典僕雖
欲雇辛無室可接祭服鋪陳器用亦不成儀式固當
分定各邑而灾荒之時別役進排亦極難便當自臣
營措以補東西廡列位牌只於三位牌有 贈職
其二十一位牌則准以學生書之二十四臣同日

國同享一廟褒　贈似無異同本州妓生論介
遣生爲國殲賊之計盛服獨坐於江石上或琴或歌
倭酋見而羨之論介忽抱倭酋投落江中後人名其
石曰義岩其視死如歸不汚於賊合有褒酧廉異之
典令廟堂稟處忠愍彰烈兩祠之當初　賜額寔出
崇奬節義之意則凡百之不成貌樣實爲欠典其中
祭服鋪陳器用等物本營旣已拮据而至於典齋而
室終不可不立稍待年豊與本州相議某条營建與
僕自本州前頭或有屬公奴婢使之劃給若干口以
爲典守之地二十四臣同死節義同享一廟而或
贈職或不得　贈職者果似有歉事在久遠諸臣節

死事蹟必須詳知然後可施 贈爵之典令本營及
道臣更加採訪實蹟諸臣名下懸錄狀 聞以為憑
考稟處之地官妓論介則臨亂忘身與賊俱死果如
流傳之說則有足可尚旣無明白可據之文籍則廢
義重典有難輕議如有可據文籍令本營論報本司
後施行宜當以此回移何如同副承旨臣李宜晩次
知 啓依 允教旨內事意奉審施行

移禮曹文

本營城中有忠愍彰烈 賜額之兩祠乃壬辰戰亡
諸臣幷享之所也在昔初刱時凡所儀具率多欠闕
識者之寒心固已久矣歲前十月分敢以所見某條

變通之意具由馳 啓未備典祀廳齋室及祭器鋪陳等物隨力修補至如祭品所用幣儀及飯饌未當初頒降節目中元無磨鍊之例地方官進排中闕漏而不封 賜額祠宇擧行祭享與他無異之中惟此而祠宇祭儀多闕所見未安與他祠一樣備儀之意變通分付於地方官以爲定式之地何如且於彰烈祠祠內所設四位牌坐奉次第瞻尋則一位則 贈左贊成一位則又左贊成一位則右叅贊一位則兵曹判書具有 贈職之品次則禮不可失次於其間今未免互相失次之弊姑未知往事本意之所居近與士林相議則合有變通之例知委於士林告由後一

從禮儀以西爲首從其職次改設俾無如前之欠何
如劃即指揮回移以爲分付舉行之地

禮曹關文

節到付本營關內節該忠愍彰烈 賜額之兩祠祭
品所用幣帛及飯羹茶當初節目中元無磨鍊之例
地方官闕漏而不封與他所一樣備儀之意變通分
付地方官以爲定式之地彰烈祠祠內所設四位牌
坐奉次募來免互相失次之弊合有變通之例一從
禮儀以西爲首從其職次改設俾無如前之欠事關
兩祠所用幣帛茶羹不爲磨鍊於當初節目中者乃是
疎漏之致今後依他祭享例一體備用之意分付位

次當初奉安時一從公議定爲坐次 贈職似是奉
安後追 贈之事到今年久之後不當容易變通依
前奉安事體當然相考施行

申請 啓

節到付備邊司 啓下關內節 啓下教本營書状
據司 啓目粘連 啓下觀此慶尚右兵使崔鎭漢
状 啓則盛陳晉州忠愍彰烈兩祠以 賜額之所
祠宇正廳之外例有典祀廳與齋室典齋兩室初不
設立典護一節既無典僕雖欲雇卒無室可接祭服
鋪陳器用亦不成儀式固當分定各邑而寀荒之時
別役進排亦極難便當自臣營拮据以補東西齋[illegible]

位牌只於三位牌有　贈職其外二十一位牌則唯
以學生書之二十四臣同日殉　國同享一廟褒
贈似無異同本州妓生論介遊生爲　國殲賊之計
盛服獨坐於江石或琴或歌倭酋見而姦之論介忽
抱倭酋投落江中後人名其石曰義岩其視死如歸
不汚於賊合有參酌褒異之典令廟堂稟處忠愍彰
烈而祠之當初　贈額實出於崇奬節義之意則凡
百之不成貌樣實爲欠典其中祭服鋪陳器用等物
本營既已拮据而至於典齋而室終不可不立稍待
年豊與本州相議某條營建典僕自本州前頭或有
屬公奴婢使之劃給若干口以爲典守之地二十四

臣同死節義同享一廟而或 贈職或不得 贈職
者果似有歉事在久遠諸臣節死事蹟必須詳知然
後可施 贈爵之典令本營及道臣更加採訪實蹟
諸臣名下懸錄狀 聞以爲憑考稟處之地官妓論
介臨亂忘身與賊俱死果如流傳之說則有足可尚
既無明白可據之文籍則褒義重典有難輕議如有
可據文籍令本營論報本司後施行宜當以此回移
何如同副承旨臣李宜晚次知 啓依 允教旨内
事意奉審施行關上項元關中擧論鋪陳器用各品
等物既自臣營措据隨力照例措備與齋兩室當初
旣以分定於各邑則當此灾荒荐飢之餘關係民力

其勢未易亦自臣營料理鳩聚纔已勸造典僕将於
屬公婢中隨得劃給之意發關分付於地方官而來
定遲速猝難責立則即今備置數多祭器鋪陳各種
等物藏置齋室之後顧無主掌齋任及典護僕隷則
踈虞之弊與前無異與他書院一例士林中擇差齋
任兩廟凡例舉行主掌之意亦已刱定施行典僕限
奴婢未得前先募可信者一名依防軍例亦自臣營
每朔給代居於廟下依例典護至於採訪節死實蹟諸
臣名下懸注事一百三十年前往昔事蹟無一處載
錄之文字此不過兵燹之餘記傳文籍無處餘存之
致前日馳 啓時既未能歷歷舉論者盖由於此今

又採訪中等有一分可據之石碑竪碑之根因今去
丙寅年分右兵使臣李基夏依 御營大將臣徐文
重分付始爲刱立碑文中所載 贈領議政臣金時
敏以下正享五臣及東廡從享梁山璹以下三臣等
俱旣有 贈更無論列之端擧論安徐其餘東西兩
廡未蒙 贈典二十一位諸臣事蹟拈出碑文略說
有無區別歷陳巨濟縣令臣金俊民則當癸巳夂雨
城潰賊遂乘之之時力戰死之奮義義兵將臣姜熙
悅則城陷之日奮劒斫賊力盡而死守門將臣張潤
賢則壬辰賊犯城時以奮義從事素有勇力意氣力
戰得捷錄功三等及乎癸巳賊再犯時以守門將拒

之賊越城城中潰亂乃與同里人訣曰君善保歸宗
遂執弓矢潛身於內城門內射賊無數弓折矢竭拔
劍揮掃登軍器屋上以屋瓦打賊賊砲齊發滿身流
血而死復誓義兵將臣高從厚則城陷時北面再拜
赴南江而死敵愾義兵將臣李潛則同年六月二十
日賊之先鋒至州境時出城詗探斬賊累級而來及
其城陷奮劍斫賊力盡而死金海府使臣李宗仁則
城陷之時士卒喪氣賊因圮堞蟻附而上搏戰救之
賊趁西北躍入時奮劍斫賊力盡而死將死脉二賊
赴水大呼曰金海府使李宗仁死於此守門將 臣金
太白則賊犯城時以守門將力戰而死或閱碑文或

從地方官查報區別懸注其外鎭海縣監臣曹慶亨
判官臣崔琦弼生員臣李郁義兵將臣姜熙復判官
臣朴承男學生臣河繼先學生臣崔彦亮右兵虞侯
臣成穎達僉正臣尹思復學生臣李仁民義兵代將
臣孫承善主簿臣鄭惟敬學生臣朴安道宣務郎臣
梁濟等十四諸臣事蹟終無一分憑據之地尤爲可
惜碑文中所謂金千鎰等在矗石樓與其子象乾及
高從厚父子崔慶會梁山璹等數十人北面再拜赴
南江而死李宗仁李潛妻熙悅等十餘人奮釼斫賊
力盡而死云則數十人與十餘人合計三十餘人中
以所享二十九位之數照彼而觀之則未懸注十四

臣未必不入於其中以此推之則十日孫城同力死守或力盡而死或赴江而死忠懸白日義激千秋之實狀則昭昭可著當時 賜享既同一廡則今不可以有注無注取舍於其間者明矣可據碑文一度懸注冊子一件并以上送于備邊司緣由馳 啓更令廟堂稟處詮次善 啓

備邊司再關文

節 啓下教本營書状據司 啓目粘連 啓下觀此慶尚右兵使崔状 啓則因本司關晉州忠愍彰烈兩祠東西廡二十四臣節死實蹟今又採訪可據石碑一度懸注成冊一件及官妓論介義嵓事蹟碑

幷以上送本司而巨濟縣令臣金俊民等七人或閱碑文或從地方官查報區別懸注鎭海縣監臣書慶亨等十四人終無憑據之地尤爲可惜碑文中金千鎰等在矗石樓與高從厚等數十人北面再拜赴南江而死李宗仁等十餘人奮釼斫賊力盡而死云則數十人與十餘人合計三十餘人中以所享二十九位之數照彼而觀之則未懸注十四臣未必不入於其中以此推之則今不可以有注無注取舍於其間令廟堂禀處壬辰之亂列郡風靡無一人出氣力抗賊者而金時敏金千鎰等當晉州之急孤城單卒前後守城誓死不去畢竟與城俱斃其炳炳義烈聳動

當時輝映後代亂定之初表奬重典最先於晉州節
死之人而 贈爵之 恩只及於金時敏梁山璹等
八人其餘同時立殣之人多未蒙一體襃 贈者其
時 朝議似或出於參酌取舍之意則到今過百年
之後或因碑文所載或採流傳說話率爾輕議反失
愼重之體既建祠而俎豆之竪碑而表章之則 國
家酬報之典亦自無欠 贈職一款今姑置之官妓
論介抱賊投江視死如歸義嵓之稱至今傳說官妓
中有此奇節亦足可尚尋訪子孫别爲給復以示襃
異之典有不可已以此分付何如右副承旨臣朴凞
晉次知 啓依允 敎旨內事意奉審施行

中移禮曹文

節到付本曹移關內節到付本營關內節該忠愍彰
烈 賜額之兩祠祭品所用幣帛及飯黍米當初節
目中元無磨鍊之例地方官闕漏而不封與他所一
㨾備儀之意變通分付地方官以爲定式之地彰烈
祠祠內所設四位牌坐奉次第未免互相失次之弊
合有變通之例一從禮儀以西爲首從其職次改設
俾無如前之失事關兩祠祭享所用幣帛黍米不爲
磨鍊於當初節目中者乃是疎漏之致今後依他祭
享例一體備用之意分付位次則當初奉安時一從
公議定爲坐次 贈職似是奉安後追 贈之事到

今年久之後不當容易變通依前奉安事體當然相考施行事關當初請移時採取士林識者之諸議有所擧論而不無辭不達意之弊未安于茲今於回移之後又與學宮主張之士林韓寅錫十數餘員尋三熟講更為收議則皆以為彰烈祠四位牌坐奉次第應為失次之欠云者積有年所而曾前則元無以士為任而亦無齋室養士可接之所故儒生之出入於此者絶無而莫有未審其祠內設位失次如何之欠令春齋室造成士林主張之後始探前例秪審設位之室次則果如前日所聞從昔建祠設位時有何不察之弊翔出他學宮所無之規以東為首之中奉安

坐次則從其職品以倡義使　贈左贊成金千鎰位
牌奉享一坐以忠清兵使　贈左贊成黃進位牌奉
享二坐以慶尚右兵使　贈右參贊崔慶會位牌奉
享三坐而以東爲首之欠例則未及變通又有尤爲
不然者其後泗川縣監　贈兵曹判書張潤位牌陞
享時設在於倡義使　贈左贊成之上今爲東邊享
一位之坐則首東與失次之事俱係違例所見未安
明白無疑今若依他學宮例以西爲首者於禮應然
設位次享則金倡義使爲享一位黃節度爲享二位
崔節度爲享三位張泗川爲享四位之外斷無他疑
於其間之理以此辭緣速請變通公私幸甚多士所

見既如是定歸一則盖其至正之公議而守令等意見
亦又皆然茲敢更爲論移彰烈祠正廳四位牌依禮
文以西爲首以職爲次告由後變通擧行之意叅商
回移

禮曹再關文

節到付本營關內節該彰烈祠正廳四位牌依禮文
以西爲首以職爲次告由後變通擧行之意叅商回
移事關凡書院位次以西爲首係是不易之禮節今
此移文旣採士論且據前例更無容議者以西爲首
以職爲次一依移文內辭縁施行

申報備邊司文

節到付本司 啓下關內晉州忠愍彰烈兩祠未
贈職諸臣更加搜訪實蹟懸錄狀 聞及官妓論介
臨亂忘身與賊俱死如有可據文籍論報本司後施
行之意分付領降本 贈職諸臣若干事蹟及可據
碑文一度各名下懸錄冊子幷以上送本司緣由封
啓之意已在於謄錄中官妓論介事蹟古今官籍
中無一可據之形止盖其義嵓之名一自論介死義
之後嶺人名之以義嵓聞聲之識者刻之以義嵓二
字百餘年感惜之物情前後一同旣無子孫又少族
屬堂堂義名傳後無階公私幷力才竪尺碑於義嵓
之上序以銘之俾不至泯滅之歎碑文辭緣則乃昔

年柳夢寅所作之野談云而因其談說刻之於此則豈不士林以下千萬人所共知之實蹟刻義之石萬目之所覩而野談之文古人之公意則可擬一節無害於此碑文亦出一度亦為監封上送叅商變通行下以答嶺俗過百年抱憾之弊

附備邊司回題

論介子孫訪問給復之意已為覆 啓相考施行

連報備邊司文

營城中彰烈祠節死諸臣事蹟及義妓論介節死事蹟採訪馳 啓司回 啓關內節該義岩之稱至今傳說官妓中有此奇絶亦足可尚尋訪子孫別為

給復以示　褒異之典事關義妓論介子孫有無發
關查問地方官回報內論介子孫有無境內坊曲古
老人處詳加訪問元無子孫云則給復一節元無可
施之地緣由牒報

報巡營文

本城忠愍彰烈兩祠宇修擧形止前日報狀中已爲
具由幸蒙使道顧恤優題之德意今此祭器汁物措
備及諸般物力罔不必由於題惠中取用則今古公
私之爲幸詎大於此哉盖以日後多少修改及有不
可廢者言之則或當祭器祭服鋪陳遮帳及祠宇修
改之時必緣物力之難辦漸至於還不成樣之弊難

保其必無窮有依他例一分變通之道他各書院事例多少院屬募入錄案定式每年一次式隨力收稅及春秋祭享時分所使喚以成一分模樣者各所皆然此 廟則既無收稅之位土又無使喚之典僕若自 朝家有燭如許之實狀則似無防塞之理當此各邑簽丁極難之時良丁則有關後弊是則槩論安徐而當以公私賤中願募者限五十人定額以爲祭享時使役之地何如參商變通行下

附巡營回題

依所報以公私賤募得額數似多量宜減定

發本州牧關文

本城中兩祠宇　廟儀諸節多有欠闕竊惟當年初
創時力未贍及仍循于茲猶難變通之致士林寒心
固已久矣同城咫尺瞻聆未安茲敢募斂修葺以補
未盡尤甚計料營門惟以客官斯文凡事元非主張
衙門則指揮各邑事體不然各邑置當究竟難辨別
役如干致力自本營專當之意亦以　啓聞兩祠宇
最可未盡神門及典祀廳齋室多少祭器幸以從略
修補告由行祭後別定守僕姑爲典護祭服追後隨
力計料而亦難可必造成各品已備之後則關係於
本州之主張草件修送首鄉所一員及首吏中一人
擇定監色所錄數爻捧上後本州謄錄中詳細載錄

以為前頭自本州依例致祭俾無不實之弊緊想
賜額祠宇與 賜額書院似無輕重之別書院則例
有士林中都有司齋長主管院中凡事兩祠宇則從
古以來元無是例誠所寒心當自本州一依書院例
以為變通成樣之地何如春秋享時飯米只有稻米
而無用黍米亦無齋儀備進之例是亦該曹磨鍊中
初無擧論之事相考回報以為請報該曹取舍區別
之地

義巖事蹟碑銘 权錄在後故先文次而附于此

柳於于夢寅野談曰論介者晉州名妓也當 萬曆
癸巳之歲金千鎰倡義之士入於晉州以抗倭及城

陷軍散人民俱死論介凝粧靚服立于矗石樓下峭
巖之上其下萬丈直入江心羣倭見而悅之莫敢近
獨一倭挺然直進論介笑而迎之倭將以誘而引之
論介遂抱持其倭直投于潭俱死壬辰之亂官妓之
遇賊不見辱而死者不可勝記非止一論介而多失
其名彼官妓皆淫娼也不可以貞烈稱而視死如歸
不汚於賊渠亦 聖化中一物不忍背 國從賊無
他忠而已猗歟哀哉云此出於當時實錄則今於刻
碑之辭不必為疊床之語故因以刻之繫之以銘曰
獨峭其巖特立其女女非斯巖焉得死所巖非斯女
烏得義聲一江高巖萬古芳心

崇禎後九十五年壬寅四月 日立 明庵鄭栻撰

感發忠壇 賜祭 同人

江上胡塵萬古愁山河能帶至今羞兵家勝敗星霜久壯士精忠日月留爭頌義聲榮百代寵增新渥煥千秋分明不死英靈感雲雨蕭蕭咽晚洲

義巖 同人

形勝南州第一區義娥遺蹟此汀洲千年哀怨江波咽萬古芳名石面留寂寂孤城雲鎖峽蕭蕭隊葉月籠秋臨風最是傷心處舊傳猶依俙泣渡頭

矗石樓次退溪先生韻 同人

城下長江江上石人間知有架空樓漁翁獨釣西巖畔
商女弦喧北渚流壯士不還春草碧貞娥無跡浪花
浮沉吟不禁龍蛇恨情至黃昏月滿洲

忠烈實錄卷之一

狀

兩祠宇修改先報備邊司狀

兵使崔鎮漢

兵使所接直矗石山城乃三去壬辰癸巳兩年間倭變時失守被禍之所而城中有 忠愍彰烈 賜額之兩祠忠愍卽壬辰戰亡晉州判官 贈領議政金時敏單位所享祠而彰烈卽癸巳戰亡慶尙右兵使 贈右叅贊崔慶會忠淸兵使 贈左贊成黃進倡義使 贈左贊成金千鎰泗川縣監 贈兵曹判書張潤并享之祠東廡十三位西廡十一位諸臣從享之所事往後已至一百三十年之久稽考謄錄及記蹟

城下長江江上石人間知有架空樓漁翁獨釣西巖畔
商女希喧北渚流壯士不還春草碧貞娥無跡浪花
浮沉吟不禁龍蛇恨悄立黃昏月滿洲

忠烈實錄卷之一

忠烈實錄卷之二

狀

兩祠宇修改先報備邊司狀　兵使崔鎭漢

兵使所接矗石山城乃三去壬辰癸巳兩年間倭變時失守被禍之所而城中有　忠愍彰烈　賜額之兩祠忠愍即壬辰戰亡晉州判官　贈領議政金時敏單位所享祠而彰烈即癸巳戰亡慶尙右兵使贈右參贊崔慶會忠淸兵使　贈左贊成黃進倡義使　贈左贊成金千鎰泗川縣監　贈兵曹判書張潤并享之祠東廡十三位西廡十一位諸臣從享之所事往後已至一百三十年之久稽考謄錄及記蹟

文字無一傳留昔事顚末今難憑據而旣在於 賜
額許享之後則事蹟輕重之如何等節更無擧論之
道槩以聖世一視文武崇奬節義之道言之則今玆
兩祠亦與斯文建院之各所宜無異同瞻審本院之
設位形止則所謂祭負所接齋室及典祀廳初無設
置之事典守隷僕亦無一人定置之例春秋設享時
數多祭負留着於林藪之下或逢風雨則避留於稍
遠閭家祭需守辦不得已排張於樹陰及遮帳之下
如遇風雨時則沾濕苟艱之狀每每必然常時則典
護無人空山古祠户牖荒凉識者之興歎固已久矣
齋室與典祀廳幷十餘間守僕所接四五間等廨舍

所立物財磨鍊則多不過二百貫錢數十石米兵使
之殘營形勢是亦難辦今若分定於列邑則定監色
舉行之間恐近煩擾之弊故自本營某條拮据期於
成樣計料至於典僕無責立之路當以募得有根著
可合者使之守護名之曰守僕依防軍例每朔軍木
三疋式上下或有支保不足之道亦令本州每秋給
復貳拾結以為永久典護之便則庶可免埋沒之歎
祠春秋設祭時祝文填寫事例相考則或有以西為
首之祝辭又或有以東為首之例前後舉行不一其
規此不過未詳禮經之本意從今以後一依禮文以
西為首之意別為定規何如　祠東西列從享中有

采盡底道理雖未知 恩頒舊章輕重之如何令以
近來草野褒嘉之類言之或有名節表著上徹 天
聽之事則必至於 贈職而旌其門激勸綱常之意
者盖由於此今此 恩賜其額又許俎豆之所則其
與閭巷之標元有公私之別從享諸臣位牌或有只
以行職題之或有只以加資題之或有只以學生題
之終無一官之名居半皆然間或有 贈之位是則
戰亡外有他別 贈之典百年前事有未可知目今
從所見論之則皆以戰亡忠臣一廡同享之間有何
贈職與不 贈輕重相殊之理乎敢以淺見臆料則只
年久以來猶未登 上聞致玆仍循之弊抑或有當

初義烈區別之理若以事係久遠終不能變通則非
但為嶺俗之千百載慨惜其在堂堂正大之 國典
似或有取捨之欠本 祠正廳并享四位及東西列
從享二十四位并録于一冊子監封上送以備洞燭
之便又有晉州人前別將尹商輔等數千餘人枚擧
等狀中有曰矗樓之下南江之上有天下傷心處乃
義巖也巖之義號昔自龍蛇倭變後始有其名則豈
非千萬古不朽之大義哉何者當失守城陷之日帥
臣及守令諸將血戰數三十合擧皆抗節死義之後
惟餘一妓論介者遽生為 國讎賊之計盛服而獨
坐於江岸矗石之上或琴或歌城上倭賊中一酋將

見而義之卽下論介所坐處論介乍示逢迎之氣色
其倭喜心放立之際論介忽抱其倭投落江中其巖
乃江岸之別立而上可容兩人之盤旋其下則乃萬
丈滄心而事出不意則其倭雖或勇力之賊焉得免
造次投落之禍乎論介之視身如毛立節如山可與
日月爭光有餘耳後人名其石曰義巖士君子又以
篆刻義巖之號此巖未爛之前則堂堂節義之稱何
獨泯於覆載之間乎唐薛仁杲之降將旁地仙復叛
有王氏女取地仙所佩刀斬地仙詔封崇義夫人則
惟此論介為公除害之義烈安有肯落於王女之後
哉當時戰亡諸臣則祠之額之今無後憾而至於論

介則百餘年來猶未能上徹 天聽前後識者之心
惜義憾當復如何幸以此意枚禀 廟堂以待處分
何如事呈狀第未見可考之舊錄無以取實於野
談古記中始見根因則有曰論介者晉州官妓也當
萬曆癸巳之歲金千鎰倡義之師入據晉州以抗倭
及城陷軍散人民俱死論介凝粧靚服立于矗石樓
下峭巖之顛其下萬丈直入波心群倭見而悅之皆
莫敢近獨一倭挺然直進論介笑而迎之倭將誘而
引之論介遂抱持其倭直投于潭俱死壬辰之亂官
妓之遇倭不見辱而死者不可勝記非止一論介而
多失其名彼官妓皆淫娼也不可貞烈稱而視死如

歸不汚於賊渠亦 聖化中一物不忍背 國從賊
無他忠而已猗歟哀哉云云義巖篆刻所見明白而
尋記留傳又爲現閱則可謂實迹而似非虛濫之傳
[illegible]新雖娼妓末乃死得其義則撥以激勸終不可爲
全然泯滅之歸合有參酌褒異之例故擧并以敢此
牒報備邊司回題內今此所報實係褒揚義烈之擧
不可但已以此啓 聞以爲自該曹覆奏施行之地

碑文

御製得印銘 甲午四月二十三日立碑

追憶往歲百有餘年幸得南江篆循宛然矗石義烈
像想愴焉命藏嶺閭垂萬歲傳

印銘碑文

幼學臣鄭殷臣謹識
虞候臣李守安書

龍蛇之變城陷之日兵使崔公慶會抱而投江之印
埋沒百五十六年今
上丁卯春始得於江中廼鈒還津實非偶然其時兵使
奉進于 朝
下教曰此印幾年沉水今春得来可異又可貴也忠臣
烈烈之氣怳若留帶印面古印復見於今日忠骨猶
葬於江中今覽此印若忠臣之手獻尤有追慕者印
上年號乃是 皇朝萬曆也遥憶往歲顧今青邱寔
皇朝再造之恩特叙其事以寓匪風下泉之思
親製得印銘仍 命致祭噫

御銘之下宜有鐫石之傳兵相田公得両受節南下撫
印興慨鳩財董役廿餘年未遑之事克舉於今日而
宸章煌煌於石面我
聖上爲傳萬歲之盛意於斯益彰夫公慕義之深亦
可見矣夫記事之文義不敢辭謹叙其顛末焉

旌忠壇碑銘 并序

壬辰之禍賊屠城邑殺將吏不可勝數而晉介湖嶺
爲賊衝在我爲必守在彼爲必争且一路創殘州境
獨完南方諸將皆保于晉賊又先衂後奮併力必取
於是晉終見屠而忠義之士殲焉始日本賊來寇大
勢兵踰鳥嶺走李鎰拉申砬直擣京城又分兵寇掠

湖南旣閑山不利悉衆攻晉于時判官金公時敏先
賊之未至糾合州兵擊逐泗川固城賊破賊將之據
鎭海者據金山者威聲大振回軍馳入城大修守禦
具以待賊六月賊果大至圍城城中兵不滿千賊將
行長合諸屯賊十餘萬攻圍六日彼衆我寡勢如壓
卵而公擧止安閒有時吹笛鳴琴軍中恃以爲安督
勵諸將意氣奮發士皆感泣乘機赴節捷出奇計賊
死傷如積知不可克捲圍而退賊退之日公忽爲流
丸所中殞於城上州民將士如喪父母其明年賊自
平壤敗歸嶺爲巢穴賊酋淸正憤前之不利合兵復
攻時　天朝以和誘賊　天將之追賊在嶺南者皆

按兵不戰摠兵劉綎移檄淸正使止兵游擊沈惟敬
力說行長皆不聽 朝廷累下 旨督諸將進戰都
元帥金命元巡察使權慄以下官義兵皆聚宜寧不
敢先進權慄責諸將過江至咸安望見賊皆潰慄命
元等先走湖南倡義使金公千鎰獨奮謂諸將曰晉
客通湖南實爲脣齒無晉則無湖南矣或欲空城避
賊以快其心者非計也莫若並力堅守以遏賊勢諸
將不應多散去公與慶尚右兵使崔公慶會忠淸兵
使黃公進義兵將高從厚泗川縣監張潤等及諸將
士十餘人將兵入城時金海府使李宗仁先入城矣
諸將兵僅數千州民士女凡六七萬人義兵將姜熙

兒李睿等繼至救使徐禮元素恇怯不知兵尤守禦無
區畫皆出千鎰主客不相能城本四面據險其東稍
平至是部署諸軍分城而守黃進李宗仁張潤等各
率兵往來赴其急約束既定人皆以死自誓六月二
十日賊之前鋒已至州境見宵等出城詗賊斬
數級而來城中鼓譟千鎰遣彩山璹乞師劉綎綎畏
賊終不出師其明日賊大至圍城三匝進薄城下冊
竹自蔽從其內發砲丸如雨城守人悉力拒守賊又
更於道逼東門大呼登城擧聲震天地進等擊却之一
日賊急攻西北隅城幾陷進奮劔督諸軍登陴射賊
賊乃退賊又築土山臨城俯攻進亦築高阜以當之

賊又設櫃屋置大木上放火焚城中室屋延月火砲
降之時又雨城一隅潰賊登[illegible]之金俊民力戰死之
賊又築五阜於城東西登其上放丸姜希輔死之進
乃放火箭前焚構賊又作大櫃置四輪車上被甲者挽
車逼城進乃束火灌油而焚之其後賊潛來穴城進
等殊死戰賊酋一人中丸斃賊兵死者千餘人賊退
進臨城視戰地忽有賊丸中進左額而死軍中使潤
代進旋又戰死進潤智勇爲諸將最而一時皆隕上
下喪氣賊因起堞蟻附而上宗仁等搏戰殺之既已
賊超西北躍入禮元先走諸軍大潰千鎰等在矗石
樓與其子象乾及高從厚父子崔公慶會梁山璹等

數十人北面再拜赴南江而死李宗仁李潛姜[illegible]等十餘人奮劒斫賊力盡而死宗仁將死腋二賊赴水大呼曰金海府使李宗仁死於此寔二十九日也城旣陷軍民皆被屠戮無一人得脫牛馬雞犬亦不遺夷城墳壕堙井刋木以快前憤自是賊亦挫銳頓鋒不能復振湖南賴以全盖賊旣致死於晉而諸公以弱卒守孤城外援不至終必折而不救人人皆知之矣然諸公誓死不去方守於事去之後要與城俱斃以蔽遮湖南忠壯義烈固當與張巡匹義而至其秉機立懂出奇應卒摧賊無筭其功議亦不可勝道者哉其後累 朝襃 贈甚備置彰烈祠又設旌

忠壇於近地之麓祀以春秋　贈領議政金公時敏
贈左贊成黃公進金公千鎰　贈右參贊崔公慶
會在北向義兵將高從厚李潛金海府使李宗仁
虞候成穎達泗川縣監張潤僉正尹思復學生李仁
民代將孫承善主簿鄭惟敬守門將金太白宣務郎
梁濟學生朴安道在西列　贈承旨梁山璹　贈參
議金象乾義兵將姜熙悅巨濟縣令金俊民鎭海縣
監曹慶亨判官崔琦弼　贈主簿俞晗生員守都守
門將張胤賢義兵將姜熙復判官朴承男學生河繼
先崔彥亮在東列晉城之事遠矣而記功勳者義烈
昭久遠者闕然不圖今御營大將徐公文重觀[illegible]

南過晉巡覽諸公死義之地慨然興慕大懼其久益
昧沒也遂與南鄉將士謀所以彰示後世者右兵使
李公基夏主其事統制使金公世翊佐其費碑既具
徐公請銘於不佞不佞不敢辭乃為之詞嗚呼晉城
之事豈不悲哉寇再逞而勢益鷙島國方潰而援不至
主客相猜而輿尸匈人衆雖多而聚蟻蜂蒼黃呼號
卒就魚肉獨使夫志士仁人張空拳兮樹立卓嵒人
謀之不臧豈天意之祚惡矗石高兮屹立江流長兮
萬古紛烟愁兮雨泣塊魄毅兮奮威怒酌漂清兮薦
芳腯祀春秋兮耿南土

正憲大夫吏曹判書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

提學知　經筵成均館事李敏叙 鈌

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兼同知成均館事申翼相 鈌

崇政大夫議政府左參贊兼弘文館提學知　經筵事金萬重 鈌

金城郤敵碑銘 并序

萬曆己未　浮查成汝信撰　生員韓夢寅書

嗚呼急病攘寇忠所激也死守不去義所決也出奇郤敵勇所奮也能是三者而東韓烈烈至今膾入耳目者故牧使金侯是也萬曆壬辰夏四月倭奴傾國入寇直擣三都充斥八路　鑾輿霜露　廟社風塵於是時列邑望風奔潰首竄恐後獨侯以本州通判

許身殉國揮泣誓衆逐擊泗川固城之賊擒倭將之
據鎭海者送于 行在領兵赴金山復破賊陣大張
威聲使開寧錦山之賊皆聞風退去非忠之所激者
乎當官軍出戰未還之日聞倭賊乘虛直犯之報倍
道疾馳趍入城中奮田單即墨之臂勵張巡睢陽之
志生不苟取死必成仁非義之所決者乎月暈方急
蟻援不至日夜巡城牛酒饗士雍容尊爼吹笛鳴琴
軍情自守恃以無恐乘機應會捷出神恠身先士卒
歃血督戰賊勢大挫積尸如麻孤壘偏師實不滿千
而乃能卻數十萬之據賊非奮於勇者能若是乎忠
如是義如是勇如是故大雷雨晦冥賊徒驚惑褫魄

宵遁天所助也城圍六晝夜民心天意與之同仇人
所愛也天助之人愛之而且恠夫命物兒多戲劇賊
退之日適爲流砲所中而營星告隕長城忽頹嗚呼
痛哉嗚呼痛哉　朝廷嘉侯之功初旣陞牧增秩繼
命擢拜摠兵終焉　贈以大司馬褒崇之典其亦
至矣州民追慕不已相與墮淚謀欲立石肅識鴻功
時南相國以興經官于玆仍詢咨故老曰金牧使全
城之功實　我國變亂以來所未有也不可使泯滅
無傳鑱諸金石以圖永久乃令民記之民謹頓首以
進曰嗚呼我侯之忠與義與勇雖求諸古人未易得
也侯若在焉癸巳之賊必不以晉陽爲歸終致三將

爲猿鶴萬卒化蟲沙時耶命耶天意難諶侯諱時敏字勉吾安東人世居京城代襲冠冕 宣廟錄宣武功臣封上洛君銘曰氣銳而剛質毅而溫義以爲幹忠以爲根全城卻敵如其功死於 王事如其忠晉山峨峨晉水洋洋一石千秋山高水長

旌忠壇祠宇重修碑銘并序 進士申命耆

粤在龍蛇之變晉陽一城以百雉殘堞當海寇猖獗之勢能蔽遮嶺湖間作一保障江右一帶及兩湖諸郡賴以得全寔惟當時諸公竭誠捍禦之力也不幸城陷而死凛凛有生氣今之忠愍彰烈兩祠是已
朝廷旣建祠崇報又立碑眞書石上以記蹟其精忠大

節炳炳然昭人耳目莫容不佞贅焉第祠宇歲久不
修門墻頹壇壝毁致齋無所臨時將事甚非所以奬
義烈報祀典之意也節度使崔公鎭漢以鈇鉞出鎭
晉陽旣莅營謁廟宇慨然思所以新之迺改丹雘翔
齋室門廡庭垣幷皆一新廟宇之內儀物彬彬齋庖
之房百用俱修制度品式纖悉俱備而仍付之章甫
俾掌其事於是晉之人曁吾嶺之士相與聳聞振勵
而歎曰猗歟彰烈諸公之樹偉績立大節至于今百
有餘年尚使人欽慕起思而致謹於報祀之典者如
此其至 我祖宗培養義節之效至此尤可驗矣而
崔公受 命閫外不忘殉國之義其所崇奬激勵於

平居者又如此他日之所自期從可想矣其有關於
風敎者甚大咸願刻廟石以識重修事蹟不佞不敢
以不文辭旣叙所見如此又爲之銘曰卓彼雙廟南
江之湓公乃增修有變其制廟貌孔新邦人聳瞻春
秋苾芬永世其歆凡我將士視此刻石

詩

題金將軍大捷碑後　　謙齋河弘度

昔年嘗讀淮西碑文章獨愛韓山斗謀臣猛將如雲
雷只與數州爭勝負孰如我公守孤墉能却百萬儉
凶醜銘功屹立江之頭留與千秋名不朽公昔峙刃
試一劍百里軍民有父母銜罷綬帶視龍泉閑在匣

間空怒吼妖星半夜射紫微犬羊陸梁驚九有二十
四都男子誰治世能臣盡髯婦江淮保障倚一身國
朝還為張太守賊勢方張月成暈矢石紛如交左右
意氣安閒如不戰犒師鳴琴會尊酒人情倚重若泰
山舍死皆知生亦苟彼以其暴我以義虜弱吾強竟
信否終令凶賊退如潮斬馘如麻又似阜流星過處
將星落可惜一境爭奔走雲雨初除擗懞眷豐功偉
烈銘人口　國家褒贈搢雲臺麟閣雄名傳永久焉
民子來隨德嵯峨三尺之高大如手吾民見者淚皆隨
不翅羊碑留峴首手摩袖拂人盡是石面不許苔文
使堪命題使人賦豈有千鈞筆力書其後

哀三忠祠 同人

睢陽昔年感二公晉康今日哀三忠忠魂義魄凜如在爲奠椒漿遺廟中龍蛇間事不忍說鳳輦迢遞龍灣東轅門不見唾手人故都月黑妖塵蒙維時倡義金先生誓言雪國恥輸丹衷湖西節度黃將軍膂中神略黃石公嶺南擁兵崔元帥手中龍劒如長虹伊人俱是蓋世豪桓桓意氣如羆熊江淮保障晉之陽忠貞志烈三人同孤城竟入月暈中可憐義旅爲猿蟲蟲吁嗟一劒化三仁天理到此還曾當時孰非食衣輩獨也不忘君恩洪龍亡虎逝豈無跡立祠城外宜褒崇英魂千載名不朽後人仰止斯無窮彷徨不堪

四五嘆落日江上愁雲籠

彰烈祠 致祭後感吟二首

承 命酹靈彰烈祠襟裨濟濟肅將儀晉陽從古多
名節 聖代樹風求有辭 右禮官安致宅

孤松猶愛此忠祠想得當年蹈水儀今世傷心三壯
士一江餘怨短碑辭 右牧使金尚重

矗石樓奉傳古印于兵相感吟

忠臣古印 聖王銘恩劒還津似有靈矗石樓中傳
援處把杯忍聽怨波聲 右安致宅

次禮官感吟二首

毅魄隨 恩格兩祠禮官將祀儼威儀 朝家崇報

無今古臨節人當死不辭

忠節如生印面銘煌煌 宸翰起英靈 命藏嶺關

王心在要使南州感義聲　右鄭禹臣

旌忠堂感古

進士鄭相説製

趙元萬書

東韓兵燹慘龍蛇列郡男兒問幾何上洛嬰城令尹鐸元戎抗賊古廉頗孤忠宇宙撑高柱隻手東南障大河倡義心雄擕王釼復讎誠切挽金戈輕身出陣期殲賊飲血登陴誓靡他一雨如何崩古堞萬人爭與赴滄波精忠張許同千載保障江湖併一科褒節明宮昭揭額聳瞻芳則特書祠騷人薦藻哀偏切節度騰牋感最多遺廟英靈風颯爽古城殤鬼月婆娑

呑蠻恨與江無盡報國心將石不磨三丈危碑留翠
屼百年遺跡入摩挲臨危明白投江守處變從容抱
瑟娥經瀆元非為婦諒守城胡不歎人和山河縱險
時無奈忠義雖多數則邦寃氣結雲長怫欝怒聲吹
浪尙盤渦 朝家致祭追天寶土俗投筒效汨羅物
色空餘征戰地行人添淚竹枝歌

祭文

得印後致祭文 朝報并附

國王遣臣禮曹佐郎安致宅
諭祭于 贈左贊成倡義使金千鎰 贈左贊成節
度使黃進 贈右叅贊節度使崔慶會 贈兵曹判

書泗川縣監張潤之靈 惟靈龍虵之鄰八域蹂躪兇
吞豕食 國步日窘 惟鄉數子遏賊于晉號召忠義
奮勇行陣蔽遮江淮張許是偉死守九日無卻有進
臣力已竭臣職自盡天愁日慘金城火燼抱印廉丹
握槊先登南江渺瀰矗石巉巖凜凜義烈千載猶震
開嘗俾祭往事增愍適茲川氓波心獲印嶺右節度
篆章可認百五十年神秘兇吝剏出豐城光在騰迅
物有晦顯毅蹟難泯帥臣馳聞事可徵信摩挲愛玩
烈士攸殉髣髴前席手携以覲魂芳不死詩語乃昭
萬曆二字我滌如頊匣而銘之藏于舊鎮復 命錄
後勿替其引仍想當時後先立殣視死如歸匪光則

刃懷忠念完一倍傷悶追於崇報予其可忍遣官致

酹我思陳惇感通有理歆此觴酌

國王遣臣禮曹佐郎安致宅

諭祭于 贈領議政上洛府院君節度使金時敏之

靈惟靈龍蛇之難八域蹂躪虺吞豕食 國步日窘

惟卿數子遏賊于晉號召忠義奮勇行陣蔽遮江淮

張許是準死守九日無卻有進臣力已竭臣職自盡

天愁日慘金城火燼抱印肅丹握槊先彰南江渺瀰

矗石巉巉凜凜義烈千載霆震間嘗伻祭往事增聰

適茲州氓波心獲印嶺右節度篆章可認百五十年

神秘鬼吝釰出豐城光恠騰迅物有晦顯數蹟難泯

帥臣馳聞事可徵信摩挲愛玩烈士攸殉身騎箕者
手擕以覲魂芳不死詩語有照萬曆二年我潔如隕
玉而銘之藏于傳鎭復 命錄後勿替其引仍想當
時後先立覲視死如歸匪亢則刃懷忠念究一信傷
閔迫於崇報予其可忍遣官致酹我思陳蹟式感通者
珏歆此觴酹

附朝報

上御歡慶殿藥房入診入侍時醫官曰 脈候調均
和平矣 上曰醫官皆退去也都提調趙曰臣昨於
賓廳見晉州兵使 狀啓則壬辰之亂兵使崔慶會
殉節時抱印投江流傳的實而印久不得矣今春晉

州官奴采芝者於南江淺灘中見有青瑩之氣搜得而出故封 進云矣 上曰狀啓予已覽之矣上番兼春秋出外持其印以入也賤臣致宅承 命出外持其印以入篆文深處三綫絲不盡矣 上曰上之時日向昏 上命中官開房戶 親還坐向明詳覽焉 教曰此印幾年沉水而今春得來可異又可貴也忠臣烈烈之氣恍若留帶印面而印上有萬曆年號尤可愴感矣又 教曰表誌鑄印年號古之章著實也仍 命都承旨洪象漢書 傳曰覽狀聞而心有興愴今聞大臣陳達取覽古印宛若其人之獻愴感愈深而又覽印上年月一倍其心其令禮曹遣官

致祭於彰烈祠而祭文其令詞臣措辭撰進其子孫
令該曹印為調用此印令該曹精造印匣禮官下去
時傳授帥臣都提調曰 聖意欲使帥臣用此印此
印可貴古件易刓弊於行用且有萬曆年號帥臣用
之如何矣 上曰然則使藏于彰烈祠乎都承旨曰
閫帥古印置之學宮何如矣 上曰然則使傳于帥
臣藏置本營好矣仍 命連書藏置本營一以傳古
物一以垂忠烈 朝報 都提調先退出 上曰召對爲
之儒臣韓光會進講文義訖 上曰承旨書之 御
製古印銘曰追憶往歲百有餘年幸得南江篆猶宛
然眞矗石義烈像想愴焉 命藏嶺閫垂萬世傳書訖

使讀之讀訖 上曰印面以銅鑄之銘之以銀塡字可也 命書小序曰覽嶺閫之狀聞大臣之達取看嶺南右兵使 中止 上曰此印以兵使得進可貴也宜書其姓名仍 命連書封進古印其印卽何古忠臣崔慶會立節也抱而投江者也嗚呼壬辰之於今 中止 上曰上番兼春秋湖南人也湖南忠臣抱殉之印湖南文官持入亦異事也都承旨曰世間或有此等偶然相値事也 上命連書其將一百五十有六年豈意此印之得於南江而獻于金扃古印復見於今日忠骨其猶葬於江中今覽此印若忠臣之手獻 命錄用其孫猶有愴懷而此中又尤有追慕者

印上年號乃是 皇朝萬曆也遙憶往歲頤令青丘
寔 皇朝再造之恩也特叙其事以寓匪風下泉之
思仍 命鐫印以樹義將烈士之忠云爾書訖使讀
之讀訖 上曰銘序後年月書以 皇朝崇禎紀元
後古干支中旬後六日而 御製載之別編之意傳
于副學也諸臣將退 上出示 御製曰躬逢 上
號箋餘懷憧憧吟成二詩令都監堂上銀臺玉堂春
坊翰註騎曹堂郎賡進繼述昔年今日伸風清日暖
三陽辰回看班列中心喜白首舊臣獻萬春欲進大
庭上號箋撚髥盥櫛若氷焉上奉 東朝敢稱老今
逢此慶豈期然

祭黃節度文　萬曆丁未　巡察使鄭賜湖

手提孤軍遠赴南州賊來如霧城暈如囚身旣忘焉惟有死已所欲忠者　國與　主耳躬造板鋪下卒同事膽奮膓激一團忠義尤先傷額賊又登陴天不助順鬼神無知滿城蒼生一日同死維年癸巳六月之晦精爽依依飄蕩何歸寃入江灘日夜鳴悲男兒生世固有一斃仗節成忠萬古無愧我來嘉歎爲立祠宇魂兮歸來享我薄具

祭崔節度文　同人

賊死我生賊生我死死生不共惟公之志旣忘其身惟知有君豈意儒雅勇先三軍擬保江淮以遮中原

城闉已久蚍蟻無數我鼓已竭賊來蠭屯蒼天杳冥白日為昏長身不屈義塊升雲歲寒之松板蕩之臣九原誰從千載睢陽英風颯爽萬古綱常富貴缺二字磨滅浮漚猗公高名水遠山長我來悲慨為搆新龕塊兮歸來格我深誠嗚呼哀哉

祭東西位文 謂城可守賊上在請 同人

忠膽共張義腔齊激謂賊可馘天胡是忍衆血一鍔身輕毫髮節重山嶽寃結不洩塊蕩無依我來一奠歷冀歆思嗚呼哀哉

祭忠愍祠金公文 萬曆丁未後春秋告享文

淑學忠貞際時蒼黃拳捷湖南移救晉陽援絕賊多

死扶綱常節感千秋忠爭日月茲陳牲醴薦酌爇香

祭彰烈祠金公黃公崔公文

共際艱虞奮討狂賊今日存國伊誰之績嬰守孤城士卒同力天不助順月暈殘郭援絶矢盡就死明節義揭倫綱忠貫日月茲設牲醴庶幾歆格

祭東西位文

一世同生一日同死生而盡忠死而取義忠貫日月氣作山河茲陳牲醴庶幾歆格

祭上洛君金公文二首

肸蠁之靈山嶽之精確乎其節炳乎其忠列位羣賢同時捐軀一隅晉山萬古睢陽噫果獨無死嘗猪有

人列位一死我國有人嗚呼列位軼古無炸州以閭之 國以旌之數椽祠宇規模未就荒山竆谷典護無人志士忠臣孰不掩抑玆將景仰之微忱羹思廟貌之廣開土建典祀廳三間以爲籩豆之設下立齋室七間以爲居戒之所仍令隸僕示時典守然後庶可爲尊忠慕節之地精誠所激肎日力綿肆 捐吉日乃拓基宇伏惟 尊靈勿驚勿震格我歆我

右兵使崔鎭漢 遣虞候南正夏祭

嗚呼我侯有功有德赳赳雄姿百夫之特三載莅邑政術廉平我民安公如父如兄海寇肇亂中外震驚下自諸鎭上至王城爭相潰裂鶴唳風聲公能仗劒

冒難以躬擊牛饗卒甘苦與同賊據泗川屢窺我晉
大張軍容終不敢近賊屯固城堅壁以守公數挑戰
潛遁以走賊在金山再戰再利兵鋒精弔衆皆稱義
十月之初羣醜長驅蝟集城下烟塵四塞六日環匝
勢急睢陽公能奮膽不只不揚志專三版多設機方
我士我卒一心踊躍如震如雨矢石交集須臾土崩
卷旗棄甲齊民奠枕士卒生氣雖古良將豈復如此
麟閣若修不愧丹青豈意天心終不助成大匿既去
餘醜未禽幺麼一丸卒殞千金在公殉國死無餘憾
在我軍民長城若陷闔境竟承訃大小傷悲雖古遺愛
亦不過玆　朝廷嘉績顯加隆秩始自通判進爲州

牧軍功愈懋又超通政生不食報寅惟其公可千里護
柩有弟之恭仙馭將啓丹旐翩風方丈含愁菁川嗚
咽某某等承茲召募屢蒙辭色擬其終始永觀厥成
今其已矣倍萬恒情不腆羞者有愧難卜合奠一觴
萬古永訣

右松亭河受一

祠宇重修後告由文

兵使崔鎭漢

建宇年久儀物多闕祀廳神門器庫齋室簠簋籩豆
爵尊爐檯幣篚爽函燭臺牲床鋪陳遮帳垣墻階砌
既修既備用衛廟貌伏惟 尊靈是憑是安茲設牲
幣庶幾歆格

忠愍祠 致祭文

維水洋洋維石矗矗介於湖嶺咽喉所隘城以捍敵
若睢于唐始完終衄一人存亡有巍其祠卿實專享
頴然忠愍一邦所仰方倭狂猘列郡颷烈靡卿一着
晉亦首覆糾我士民以保以守出兵泗固賊窘而走
旣最海鋒全壃如復所至奔北懾威以咋迺悉其衆
進薄其隍寇方日滋我卒餓羸亮琴現笛示以整暇
臨奇出計何論衆寡兵頓氣竭遷延宵遁賊退之夕
風飄星隕有矢盈隍如嬰失乳去棟于屋幾何不仆
卿之在矣儼然一適指而相戒鋒亦小挫及其再逞
公則長逝誰復尹茲以過吞噬義旅縻至亦無統依
根蹶勢蹙一城盡非所以南民哀慕自倍有楚遺豈

精爽如在予懷追悼曷不益虔辦香馨酒明禋是宣

彰烈祠 致祭文

一片晉陽雙廟對屹哿矣忠愍殉身亦烈儼其位序
列宿是應千載想像孰不添膺粤在龍蛇島夷猖獗
湖嶺響震靡不摧覆晉獨截然若砥抗流賊所蓄憾
兩歲一州歸師環攻蜂屯蟻聚烈烈倡義會兩節度
白袍從事以孝以忠有來如雲義膽攸同地有必爭
人能舍命非謀或忒奈天不靖雲梯百道敵及乘城
歔我豪英與堞同平或丸或刃視死如歸或赴于水
旅挾青衣北面慟矣義烈愈彰列壁坐觀獨何心腸
城雖覆矣氣則不泯代厲殲賊以洩餘憤亦作山河

入杜關防遏掃凶氛寔賴陰相惟此寃鬱貫徹古今浩浩大江與之共深建宇妥靈崇報靡替歲月寖遠誠禮或怠曠焉祠儀恍其如昨命官齋沐替此泂酌

使臣本道都事金廷潤大祝兼典祀召村察訪鄭壽崗齋郎祝史沙斤察訪任瑍

旌忠壇祠宇重修記文　生員河世應

晉陽城西隅有曰愍節彰烈兩祠自前代立以祀龍蛇死義將士者厥初只設壇廟自官致祭而使武品將事故齋祓無所不免風露薦祼拜跪不中儀式今節度使崔公鎮漢來鎮茲州謁遺廟詢舊跡盡獲興慨思所以新之省冗費殖錢穀經紀一年餘乃改塗

祠廟丹雘創立東西齋廚室修門墻治庭除簠簋罍爵
祭服冠屨咸能辦造以至供祭養士之具莫不纖悉
措置而又陳 啓于 朝改定彰烈祠位次仍使儒
士掌其祀盖前代未擧之禮也昔韓文公叙張中丞
傳後云愈覩祭於所謂雙廟者雙廟卽巡遠廟也忠
烈之士立廟祭之者厥惟遠矣晉陽之忠愍彰烈祠
卽睢陽所謂雙廟者而我 國之有晉陽猶唐室之
有睢陽也睢陽得巡遠蔽遮江淮而唐以之不亾晉
陽得彰烈諸公保障湖嶺而我 國亦能重恢其弘
功大節可以侶美齊聲而激多士之志氣也豈獨擇
介冑者之所視傚乎在宋靖康之亂張叔夜鄭驤起

義死節而紹興中信州守王自中奏請立廟賜額奉
晦庵為之作碑銘稱美蓋嘉王公之崇節義也崔公
詰戎之餘兼通書史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設施知
所先後而革前時瀆昵之所作今日禮義之場顧不
韙歟況重修之費不下數千而崔公皆能自辦其視
掊克士卒輦賄權門圖寵利而嬰禍亂者其為人賢
與愚何如也當平居無事之時感激忠義之志若彼
其磊磊倜使臨危亂則安知無仗節死義之舉耶余
晉之士也喜聞祀禮之新修樂道崔公之美舉而竊
有感於韓公之祭雙廟晦庵之頌王公遂為之記

彰烈祠 贈職奉安文 同人

羌然昔龍蛇卉服匪茹覺鋒直擣孔棘晉國忠義共奮
夫死敵愾登壇灑血巡堞勵氣干城屬望保障得重
始則前徒賊畏忠勇羣醜日滋衆寡不敵外絶蟻援
城頹斂角志士忠臣同日捐軀氣作山嶽恨咽江流
設壇旌美立廟致虔中改位次歲修明禋事屬章甫
罇酌淨潔禮雖寢殿爵未咸秩忠烈旣同寢　贈宜
均制閭始　啓守土總陳　朝議允協成　命乃降
華級崇資次第　寵旣榮邁雙廟位應靈亶忠死
義　國耳無他死後榮名非所重輕　邦家彰善樹
立風聲旣敦其祀又增其秩情文極備誠意迴徹殉
國壯烈搞霜貫日褒忠殊典生死肉骨泉塗動色掭

鶴飛吟令庸吉辰改題官銜神位肅穆秩秩有序有
來斯享敬薦牲醴

位次改定告由文　同人

繄惟晉陽嶺外保障昔在龍蛇卉服撓盪式遏于初
乃退于終城孤援絕力殫勢窮志士忠臣同日死義
贈秩旌美設壇報祀一廟四公或先或後厥位維何
以東為首旣卒爵序亦非神尚孰能　上聞韙哉兵
相起曠世感革前日謬爵惟從秩位亦上右仍為青
衿俎豆是承　兪音旣降殷禮肇稱常享在明陞適
前期敢以牲酒陳此告辭

享禮時士林呈單文　同人

伏以褒旌忠義 國家之令典尊崇名節士林之公
論苟有忠義名節可以聳動一世砥礪百代者則雖
軍伍輿儓之賤亦足爲多士之矜式而況於敵愾奮
義捍難復讎捐軀取義之名臣烈士耶幹州有旌忠
壇即龍蛇死節諸將士崇祀之所也夫以金上洛崔
黃二兵相之忠烈如彼其卓偉而其餘一時赴義之
士或志切勤 王或心誓報仇嬰堞固守城陷同死
其丹忠炳節直與睢陽之巡遠晉雲等比並耳 朝
家特加褒崇建立旌忠壇以報祀者百有餘年而第
以壇所在於城內一隅自官遣祭吏滋不恭士子之
蹤跡不及廟宇之灑掃不勤至以忠塊妥靈之所便

同一區祠之叢此固有識者之所寒心而遠近儒
林之所共慨惋者也今者閤下分閫南土來鎭玆州
詰戎鍊武之餘感激忠義之氣思所以革舊更新而
凡旌忠壇齋舍庖厨墻垣庭除或創或修一並整理
至於鐏爵簠簋嚴能辦造使目之者改觀耳之者更
聽豈但弊州諸儒艶稱實爲道內多士之所歡仰故
去年東堂設科時左右道儒士三十餘人發通于弊
州諭以呈書變通之道而聚議未易遷就于今玆仍
釋菜之日質諸章甫之列則咸曰非士林不可以擧
祀以禮非兵相莫能以屬今士林盍若趁此時以請
生等旣聞道內之議又採一鄕之論敢此齊聲仰籲

伏願閤下與曠世之感副多士之情特爲轉啓 上
聞而許令旌忠壇春秋享祭出入瞻謁等皆屬儒林
闕城西門使之往來則可以絶城市之喧囂致俎豆
之潔淨其於尊奉忠靈之道不但事體合宜閤下景
忠尚節之名亦永有辭於後世冒昧以達

忠愍祠告享文 同人

糾師御敵繕壁固圉未捷先死人亡事去偉績純忠
報祀以禮特設明宮敬薦牲醴

彰烈祠告享文 同人

倡義嬰城協謀籌兵拜罷投水一死分明卞壼父子
巡遠弟兄玆用牲醴陳此微誠 右祭金公

守三版危運九卻策丸飛星隕皷死胄落三呼恨澤

若喪悲慼遂是用明禋敬薦泂酌　右祭黃公

用儒雅叢筭制勝妙簽遮南眼功存再造名齊二公

享並一廟牲酒芳潔敢用虔告　右祭崔公

將壇推登軍精倚重蹈刃不回孰如其勇追爵隮廟

耳竦目聳牲肥酒香敢用祇奉　右祭張公

奮忠幕府受托戎垣是勇是楞若遠若邇舍生取義

殺身成仁茲薦泂酌式陳明禋　右祭柳公 丙寅追享

祠宇重修文三章

溯顛末俱載前輩記中幸屬非其人廟儀未備故節

度崔公鎮漢葺而新之不幾何今兵相申公大顯嗣

而修之跡其傍種竹數百餘本於是庭廡墻壁遂煥
然改觀噫今夫亭榭樓臺不過爲耳目之娛猶不忍
任其頹廢往往立馬徘徊寓餘感於荒烟野草之間
況此廟食諸人乎一以猶難況二十九乎公之修此
廟盖亦知所本矣後之人苟能以公心爲心雖閱千
百刧磨洗吾知其此廟之必不朽矣　右許鏌

嗚呼忠烈兩祠之殉邦節義凜凜然亘千古志士之
登臨此城者孰無慷慨之思乎在昔壬寅崔節令公
屢　啓朝家建廟宇構齋舍祭器屏帳鋪陳等物亦
爲措備屬之士林俎豆之儀始成彬彬歲久年深頹
圯固多修葺甚鮮顧此院樣無以措手何幸兵相白

公師聞拜廟興歎鳩材捐捧一齊修葺公是世傳忠
義爲　國屛翰之心出自家庭於斯可見而使之佐
幕金貞鉉幹其事役其亦好義尚節夙宵撿飭不日
告厥可謂有是將有是幕也棟樑尾緞墻垣鋪陳與
丹雘之一一新者令人觸目萬丈生輝猗歟休哉此
後千百載之下重葺此廟者若如今日崔節度尚忠
之意亦豈不盛哉多士咸集稱道此事且曰爲記與
崔節度數尺之軀永世垂傳略控萬一以爲揭板焉

右　鄭邦毅撰　柳城書

晉之有是祠即龍蛇殉節諸賢旌忠之所也粤建旣
久廟貌荒凉有志之士往往徘徊寓感而莫之救矣

令兵相趙公文孝以閫節來旣莅營謁廟宇慨然思所以新之乃使幕賓尤章之趙守喆幹之兩祠之丹青漫漶而復明之鋪陳之朽敗　御製閣之傾圮床卓之摧傷神門典祀廳之頹毁者且補且改舊制土垣或窄或夷而廣拓堅築之盖以尾甓於是乎俯仰周繚燦乎炳乎殆若剏始者然然後凜如益覩其如在之儀肅然重接夫起敬之風於戲偉哉自有是祠來非無二三公隨毁隨補之舉而未有若今日之盛者公盖　英廟朝忠臣忠簡公諱聖耉復之孫也且其淵源有自花田李先生之門尚忠慕義之誠寔出於自家家庭中世扱筆非其志也而制閫方畧武名儒

行其所崇奬激勵於平居者又如此他日之所自期從可想矣二募亦俱忠賢著裔也殫誠竭力不日成眞可謂時有所感功必待人夫豈偶然也哉并可入梓而壽後故謹搆數行拙辭一尾揭于前人述覽者感之

右 許濩 撰
鄭繼采 書

門墻刱建文

往昔龍蛇之厄尚忍言哉是祠也盖當時殉節之士醊食之所而故兵相崔公鎭漢熏 朝刱建有廟有齋其規模凡節誠爲得宜噫 朝家奬忠之典主闡尚節之誠亦可以有辭於後世矣然而其門墻尚未備焉噫入其址而拜其祠者孰不歎其有是祠之無

是門也哉歲己未今兵相李公稻然以聞節來公我
朝開國功臣青海君襄武公之裔也又況其淵源有自於花田李先生之門而及公之冠慨然有投筆褁革之志以弓馬顯于時所經歷處皆有聲焉授嘗之來幾日首拜於祠退坐于堂與吾黨一二人撫往蹟褒壯烈其慨惋嗟惜不翅若躬遭其時背城力痛而莫之救也見者莫不服其有志也粤明年季春捐公俸若干建門外築周垣雖一木一石之微必親閱而董之不日而成之噫自有祠以來閱幾甲幾帥而公獨為之非尚忠愛節之篤能及是乎公盖崔公後一人斯役也于崔公有光焉其志盖與古義士易

地則同然今此門墻之爲有何增光於是祠而溢其美耶特以公之志可質神明足以不朽故爲之記後之與公同志者庶有感焉

右　鄭榮善撰
　　柳鎭東書

忠愍彰烈兩祠東西祠列位圖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上洛府院君行折衝將軍守慶尙右道兵馬節度使金公時敏

贈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左贊成倡義使金公千鎰

贊成兼判義禁府事行折衝將

節度使武愍黃公進

贈資憲大夫議政府右參贊行慶尙右道兵馬節度使崔公慶會

贈資憲大夫兵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行通訓大夫
晉州牧使忠毅張公潤

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
府副摠管行朝奉大夫宗簿寺主簿柳公復立

東祠

贈承旨倡義使從事官梁公山璹

贈參議金公象乾倡義使千鎰之子

贈嘉善大夫兵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行巨濟府
使金公浚民

贈通政大夫兵曹參議奮義義兵將姜公希悅

贈通政大夫兵曹參議行鎭海縣監曹公慶亨

贈通政大夫兵曹參議行判官崔公 琦弼

贈主簿義兵將俞公 昤

贈通德郎戶曹佐郎成均生員李公 郁

贈通德郎戶曹佐郎義兵將姜公 熙復

贈通德郎戶曹佐郎守門將張公 胤賢

贈通政大夫兵曹參議行判官朴公 承男

贈通德郎戶曹佐郎學生河公 繼先

贈通德郎戶曹佐郎學生崔公 彦亮

西祠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孝烈公行臨陂縣監復讎義兵將高公 從厚 霽峰之子

贈通政大夫兵曹參議敵愾義兵將李公 潛

贈嘉善大夫兵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行僉海濬

使李公 宗仁

贈通政大夫兵曹參議行右兵虞候成公 顥達

贈通政大夫兵曹參議行僉正尹公 思復

贈通政大夫兵曹參議行保寧縣監李公 義精

贈通德郎戶曹佐郎學生李公 仁民

贈通德郎戶曹佐郎義兵代將孫公 承善

贈通訓大夫軍資監正行主簿鄭公 惟敬

贈通德郎戶曹佐郎守門將金公 太白

贈通德郎戶曹佐郎學生朴公 安道

贈通德郎戶曹佐郎宣務郎洪公澔

禮曹完文

禮曹為完文成給事 賜額書院置執事儒生二十人使之灑掃焚香即 國朝不易之典而况褒忠奬節之所元有自別本府忠愍彰烈兩書院即 賜額許久因循未有執事儒生以闕灑掃焚香之節矣去甲子冬重臣金羲淳按節本道時聞是院之不成體樣慨然興嘆始置儒生執事各十五名成給完文此是秉彝之所同然而猶有憾於祀典盖十五名之數半上於鄉賢落下於 賜額使尊賢俎豆之所苟且於分數之增減尤不成體貌本曹既聞之後不可不

申明法典以表 賜額書院之別於鄉賢諸祠故同
院生依法典準二十名各加五人成送案冊以此永
久遵行使先賢癸必之所以爲專意守護之地宜當
向事
堂上手

忠愍彰烈兩祠助 享節目

古人題詩矗石樓曰晉陽自古名天下況竈產蛙而
民無叛意中國之晉陽也陷城屠戮而人皆誓死東
邦之晉陽也卉服重圍衣冠會同爭相報效或冒鋒
刃或投江水較彼星日之標著者二十九義將至如
溝瀆之泯滅者六萬餘軍民而始終同心死而無悔

百雉孤城竟雖不幸賊亦挫銳不能復振嶺湖諸郡
賴以得全古今晉陽之以保障名天下者抑有地靈
之所驗歟噫龍蛇變後晉陽城中屹然立雙廟　宣
額以忠愍彰烈忠愍即全城却敵之金公祠也彰烈
即直矗石樓上向北拜投南江之諸公妥靈所也謹按
旌忠壇碑有曰倭賊大勢兵直踰鳥嶺又分兵欲向
湖南悉衆攻晉于時牧使金公時敏糾合州兵擊破
之賊將行長率十餘萬衆攻圍六日而公以不滿千
之軍輒出奇計而守禦之賊死傷如積知不可克捲
甲而退賊退之日公在城上忽為流丸所中而殞焉
其明年癸巳賊自平壤敗歸嶺爲巢穴賊酋清正憤

前不利合兵復攻晉時倡義使金公千鎰獨奮謂諸
將曰晉寔通湖南實爲唇齒無晉則無湖南矣莫若
并力堅守以遏賊勢與慶尚右兵使崔公慶會忠清
兵使黃公進義兵將高公從厚泗川縣監張公潤等
及諸將十餘人將兵入城金海府使李公宗仁先入
城義兵將姜公熙悅李公潛繼至而諸將兵僅數千
州民士女凡六七萬人分城而守人皆失死六月二
十一日賊大至圍城三匝諸公擊卻之一日賊急攻
西北隅黃公奮劒督諸軍射賊退賊築土山臨城黃
公築高阜以當之賊設板屋放火燒城中黃公用大
砲碎之時久雨城隅潰賊遂乘之金公俊民力戰死

之賊築五阜放丸姜公希輔死之黃公乃放火箭焚捐賊又作大櫃置四輪車上被甲者挽車逼城黃公乃束火灌油而焚之賊又潛來穴城諸公殊死戰賊留中丸斃賊兵死者千餘人賊退黃公臨城視戰地忽有賊丸中額而死張公代之旋又戰死賊因扺堞蟻附而上諸軍大潰金公千鎰等在矗石樓與其子象乾及高公從厚父子崔公慶會梁公山璹等數十人北面再拜投南江而死李宗仁李潛姜熙悅等奮擊斫賊力盡而死宗仁將死挾二賊投水大呼曰金海府使李宗仁死於此寔二十九日也云云嗚呼于今數百載雖尋常過客瞻廠廟登矗樓未嘗不想像

而扼腕慷慨而擊節騷人詠焉遊子歌焉况忝其職
而守其城者乎又考本祠設施本末則
宣廟丁未觀察使鄭公賜湖適於六月二十九日巡過
本營聞陷沒人子孫望祭號哭之聲不勝感愴遂與
兵使金公大虛同議營建一宇以奉倡義使金公本
道兵使崔公忠清兵使黃公三位又築上中下三壇
以作序次分享之所爲文設饌而親祭之仍又 啓
聞請額
肅廟辛丑本營兵使崔公鎭漢重建廟宇創立齋室祭
器祭服亦皆辦置儒林掌事與同他院廟院體貌由
是咸備後爲左兵使以彰烈祠東西廡未 贈職二

十一位一體追　贈之意陳請于　朝而事未遂矣
英廟庚申本營兵使南公德夏又　啓請二十一臣
贈職及義妓旌褒之典竟得蒙　允先輩尚忠慕義
之誠吁亦盛矣不侫交印之席見有一顆古印別置
銅盒者歷問其故謂以癸巳崔公殉節時抱而投江
之印其後一百五十六年丁卯得之於南江㕘獻于
朝特鐫　御銘　命藏本營云云始焉摩挲終焉
愴惕迺於到營數日進詣兩祠而祗謁焉節享之時
躬參薦祼之列俎豆之事余雖未學及其覘視非但
品不如式未免牲不掩豆雖緣事勢之固然不覺誠
禮之俱欠於是乎瞻望列位均是　國家之忠臣亦

有本營之先生則雖生世歷抵供接之節視他有別
況死義血食祠在本城而 享祀之需豈可專委於
院規邑封自本營獨無一物助 享之舉子統營忠
烈祠忠武李公之祠而牲幣饌品並自統營封進而
統帥縣官之躬親行事已成常規北行營忠烈祠皇
南相公節齋金公遼東伯金公並享之祠而享祀諸
種亦自兵營封進而營下守令差出祭官而行事諸
道祠院雖各異例本營之於是祠起義助 享未為
不可且於六月二十九日為戰亾將士及義妓而私
設醇餉之資則營有助需之例而況此春秋正享豈
獨闕之也不避越俎之嫌敢遵存羊之訓自戊午春

享豕牲肆醴稻米壹石享前一日自營門成單封送
事定式節目一置該所一置講堂以爲永遵之道後
来君子恕其僭而諒其意院中修舉隨事存心一以
勉尊忠尚義之政一以圖感發人心之地深有望焉
噫唐之睢陽有張許二公之祠至宋熙寧間而猶爲
尊尚我東晉陽巍然兩廟忠魂毅魄之許以并享者
至於二十九將之多不但巍勳壯烈同符乎張許我
朝家崇奬節義之 盛德至意豈止於睢陽二公
之祠而已也哉
一兩祠春秋祭享時自本營豕牲肆口稻米壹石每
享前一日成單子封進生猪段四軍倉孳畜猪中

每次每名各壹口式以肥澤中猪擇封舉行白米
段自官廳封進為齊
一本州元封豕牲肆口本營別封猪肆口合捌口内
陸口則兩祠主 享六位每位以全體用牲二口
則東西廡各位分設事定例施行為齊
一未盡條件追後磨鍊為齊
慶尚右道兵馬節度使安橚 卞

事蹟刊録記

在昔龍蛇狗 國節義遍邦何限而晋為最於戲盛
哉當時立功 諸賢一時俱卒同日捐軀偉忠貞節
顯揚朝野彌亘衆宇 贈爵而崇之建祠而享之

聖朝之酬報極矣先輩之記述備矣則不必更贅於
今日而其文跡散漫事實脫落從事於是所者興慨
寓感厥維久矣苟不亟心殫誠其將泯然矣於是乎
詢夫士林謀諸本孫合議董力始設鋟梓之役聊為
壽傳之計追念 諸賢殉 國之忠先輩寓感之意
庶效其萬一云爾

辛卯孟夏首陽鄭德善撰

坡平尹台權書

忠烈實錄卷之二

黃武愍公實録 一見于旌忠録 清陰金先生谿谷張相國心齋朱先生諸賢撰

公諱進字明甫其先長水人領議政謚翼成公喜五世孫也判中樞府事謚胡安公致身玄孫也知中樞府事謚良靖公事孝曾孫也 贈工曹參議塏孫也 贈左議政允恭子也 皇明世宗皇帝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十月十八日亥時生于南原府西周浦里生而異凡兒性孝順及長尚氣節有度量不事産業長身美鬚髯善手及膝自幼業弓馬一時輩流皆莫及焉萬曆四年丙子以武中別試丙科丁丑以訓鍊奉事從政 宗系上使黃琳赴燕京庚辰以宣傳官丁內憂居廬三年癸未討時錢部落斬級甚多而與友

人之得罪充軍者乃得贖還公亦加二資庚寅拜除
宣傳官從通信上使赴日本上使黃允吉即公堂叔
也時日本關伯平秀吉將欲搆亂拘縶使行怯辱無
數公從容應變略無驚動及抵日本倭人射侯路傍
令我見之侯相去僅五十餘步公即置小的於其傍
發無不中倭人之觀者如堵取試公所射弓皆失色
及還一行皆爭買貨寶公獨買寶劍一雙曰倭必渡
海吾當用此人皆笑之是時 朝廷疑有東變分付
各道防備諸事及使還一行皆言賊必大舉獨副使
金誠一於 榻前大言賊無來犯之理 廟堂信之
悉罷防備公憤惋欲上一疏請斬誤 國者之頭兼

陳禦倭之策而竟未果每歲出守同福得良馬於壇
車每衙罷擐甲馳騁至十餘里止其回必超上挾仙
樓以習其勇蓋知賊必來而以赴亂自期也壬辰四
月倭果舉兵來寇邊城相繼陷沒未浹旬而至京城
大駕西幸全羅監司李洸兵使崔遠慶尚監司金
睟領兵勤 王至龍仁兵未接三軍皆奔潰而公以
主將命伏兵於木原之沙橋及見賊兵來趨始覺大
將已退斂兵為殿不遺一鏃不失一馬收諸軍所棄
兵器而歸左營將尹安性亦見軍散公令褊裨遍諭
諸軍隱處因吹角俄頃咸集尹歎曰乃知公真將軍
也時本道錦山鎮安為賊所據諸將皆守熊峙公亦

與焉率兵探賊鎭安路逢賊兵公射殺先鋒賊卽退
聞賊有犯南原之形移守南原而又聞賊欲犯全州
還急赴賊已到安德院矣諸將皆退避公獨邀擊大
破之其後日本僧華安與巡慰使語數日本兵大敗
於 我國者三處而熊峙爲首云公之守梨峴與麾
下孔時億魏大奇黃璞等同誓殉 國而率步卒三
十餘人往探錦山賊夜半候望者報有兵馬聲自遠
漸逼公方梳髮賊果至公與孔時億等及家奴壽伊
殊死戰公脚中丸血滿靴猶不覺奮擊猶急平日所
不能彎之弓軟如粥給矢者三四人猶不及而搦指
傷破不省其痛射不暫已一矢能貫數賊中者皆立

死賊敗遁走有零賊若干猶未退公欲殲盡無遺一
賊潛伏放丸中公額墮下士舁公還同福路經全州
州之士女持壷醬而爭迎體察使松江鄭相公承察
衆議權差益山郡守兼上道助防將　聞于　行朝
即爲眞冬討京城賊至水原沙坪遇賊與戰諸將皆
退公獨被圍皆言公必被害過三日潰圍而出　我
國戰馬之在賊陣者亦取來其在圍中賊知爲名將
欲生得令兵不放丸也以其功超拜忠清道助防將
癸巳三月特拜忠清兵使移陣安城拒竹山賊賊敗
北領兵尾擊至尙州之赤巖又大破之六月與倡義
使金千鎰慶尙右兵使崔慶會金海府使李宗仁復

倡義兵將高從厚等入晉州而宣務郞梁濟淸亦從焉
公謂倡義曰旣入城中若無外援其勢甚孤置我爲
外內外相援則萬全之計也倡義儒者未知兵略不
以爲然公慨然先入是月十四日淸正合諸酋數十
萬衆自東萊直向晉州列陣於開慶院及鄕校前路
等處而百道攻城公令諸將分守各堞巡城往來隨
急救之賊衆夜附城大喊而進聲震天地公奮劒大
呼曰今日吾得死所矣力戰卻之賊又於東門外築土
爲阜上作板屋俯視放丸公親負土石對築高阜周
大砲破之且城一隅圮公先士卒身親負土城賴得
完而滾下大石碎鑿城之倭射以火箭燒柵中之賊

東草灌油且焚櫃中之倭而殊死以戰積屍相枕公俯視城下曰今日之戰可謂大捷積屍中有一倭放丸中公左額遂卒公之忠烈智勇爲諸將最一城依重及卒軍情恟懼城陷之日節度使崔公慶會與倡義使金公千鎰登矗石樓上崔公有把酒誓死之句其詩曰矗石樓中三壯士一杯笑指長江水長江之水流滔滔波可竭兮魂不死因赴水而死脫歸者言黃公若存城必不陷蓋陷城之日卽公卒後翌日也議者言公之貞忠壯烈與李舜臣郭再祐當屬行云

後 贈爵議政府左贊成諡曰武愍立祠于晉州而

賜額曰彰烈安享于南原而又 宣額曰旌忠復

其家旌其閭特 命不祧錄用子孫浦渚趙相公翼爲之狀曰公之才勇忠義求之古人竊恐近於岳武穆尤菴宋先生時烈作謚狀曰公所以基 國中興之偉績者大矣取功定次孰與高下者眞公之謂矣則安公所歎憤事諸臣未有闔門避位以謝其罪而錄功之際專用愛憎有功者不錄云者眞是實語也

張忠毅公實錄

公諱潤本木川宣傳官應翼之子也嘉靖壬子正月九日生于順天以武進因父職出監泗川當壬辰之變攝陞晉陽牧直至石城陷之日力戰而死之精忠義烈炳烺人耳目盡發於諸先輩文字有曰身長八尺

勇力絶倫姜瞻隱沆之言也代攝州事城中聳喜義
氣自倍安牛山邦傑之言也捍禦孤城衝犯賊壘糜
身鋒刃不思偷生柳西崖成龍之言也黃進中丸而
死以張潤代為大將城中倚以為重李白沙恒福之
言也浦渚趙文孝撰黃兵使狀曰公及張潤敢稱力
戰為諸將首及在圍城賊百道攻之而隨方禦之無
不摧破八日之中凡數十合而合則殺賊無數及卒
而城陷然則城之屹然不可拔者皆二公之力也其
戰勝而無敗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尤菴宋文正立
公傳曰晦翁嘗褒尚鄭威愍曰虜人分兵西關所向
降下無不如意如威愍者獨以孤城僨卒嬰其乘勝

焱銳之鋒敵遮三叅以備巡幸虜兵大至隣援四絕知不能守而勇氣彌勵遂隕其生而不悔是見危致命殺身成仁皆足以無愧於人臣之義矣今張公可謂有是矣公之褒尚 宣廟癸巳 贈貳卿丁未因道啓立本院 仁廟己丑旌其閭 肅宗壬戌生林文祠于順天丙寅 賜旌忠額戊戌加 贈大司馬 英宗辛巳 宣忠毅謚 正宗乙巳 命不祧錄用子孫云

崔兵曹叅議公實錄

公諱琦弼字圭仲系出全州始祖阿高麗門下侍中平章事謚文成公生龍生登文科至正庚寅以侍丞

爲慶尙道按廉使至三世斯泓文科司僕寺正生得
涇入我 朝文科行郡守 贈刑曹判書第二子孝
良以功 贈刑曹叅判寔公之高祖也曾祖諱命正
祖汞甄進士考誕 贈戶曹叅判妣貞夫人密陽孫
氏護軍蘭友女戶叅公卜居于晉西茅芳谷每指家
後山曰山勢高截而特立吾子孫必有忠武而立節
者又嘗夢天降四珠祥光滿懷及生四男命以琦而
皆顯達時人謂之四顆寶珠長琦行行全州判官
贈工曹叅議次琦拤行泰安郡守季琦準行明川府
使公其第三也公以嘉靖壬戌四月十一日未時生
生有異質岐嶷磊落夙成如巨人才行兼備動止儼

然戶參公嘗曰昌大吾門者必此兒也年至四五口
授文字一聞輒記七八歲因涉經史文學日就讀至
孟子威武不能屈之語即若有契悟處擊節歎曰大
丈夫行事當如是彼庸碌者顧何人哉聞者聳然咸
以為遠大之器不幸早丧怙恃居憂之節一如成人
衰絰不暫脫而日隨伯仲氏居於堊室每至晨昏哭
泣過哀鄰里感傷稱之以孝童公之伯仲季皆以武
顯及服闋或勸公舍文就武公曰要遠達而就武本
出於安陽奉襥之意而今尚異為仍挾詩書晝夜講
誦與吳守吾堂倜河松亭受一河滄洲燈吳思湖長
為道義之交時輩以崇文尚禮曰公 朝廷以行誼

除參奉後遷司饔奉事至晉州判官公無求進意退
居于州西白雲洞築茅數架書以自娛以舊居茅山
之名揭于顔盖濂溪寓號之意也及當壬辰之亂賊
騎蹂躪八路民僻獨晉之矗石山城賴判官金公時
敏以死守之僅支一髮其明年癸巳賊酋清正兵又
到晉陽勢若豕突而官義兵單弱不能格城將不曰
陷遠近士民率皆驚竄山谷惟恐後時而公獨慨然
出涕曰晉陽一城即天寶之雎陽此城若不保三南
從而不能支矣且賊忿前之不得志必欲屠之官兵
既不能救而為士民者又皆鳥鼠竄而已則是無此
城也養賊之鋒再驚 陵闕則為臣子者義安在哉

吾世受 國恩不可草間苟活乃措備弓矢率家丁
六十餘人冒刃入城官義諸將士素聞名見其至喜
曰此人至此城守矣當此波蕩之日奮不顧身特為
民士倡義士哉遂相與誓死共修戰守之具六月二
十一日賊大至圍城三匝水洩不通自此數百戰公
斬馘極多公之餽餉士卒尤極誠實所部士皆歡呼
樂赴死所以戰多捷及軍糧罄盡外援不至陰雨連
旬城西北隅三級一時崩頹諸軍急救之而賊奮死
闌入鋒戟如霜矢丸如電公身先士卒冒刃血戰斬
首亦多而是時黃兵使進張牧使潤先已中丸而死
我軍已折右臂矣強寇滿城孤軍自潰設奇而不及

矣搏戰而無救矣於是知事不可爲泣語諸將士曰
本爲死守此城以報 國今不可及等死耳義不可
汚於賊鋒遂北面四拜與倡義使金千鎰義兵將高
從厚等一時赴死於南江之水是日城遂陷萬曆癸
巳六月二十九日也公享年三十二歲以遺衣冠葬
於州西加西里山岱洞負兌之原後以淑夫人沔川
韓氏祔夫人大璞女文正公彪後也有淑德克配君
子及早寡而鞠幼孤有教法婦道母儀爲一門閨範
公志氣倜儻器局峻正與人不苟合氣節自勵讀書
精通大義不拘拘於章句之末而要以實踐爲期事
父母則孝處兄弟則友律家而有法居鄕而有義敬

以自牧而和以接物外不崖岸內不畦畛而人惟恐或犯於皮裏陽秋也蓋其愷悌之中自有嚴毅之容如此毋對士友討前史至於古人殉身立節處未嘗不慷慨流涕其臨難不渝之志平居之素所蓄積也故晉介湖嶺爲賊衝在我爲必守在彼爲必爭而賊之自平壤敗歸也恨前之失志合兵別攻投鞭江斷踢蹴城倒官兵不敢進 天將不肯救士民四散無一應募而公獨以六十家丁自募而赴視死如歸而思欲隻手障狂瀾也苟非平素蘊抱之有自則安能臨危授命如此哉雖城孤黒子援絕蚍蜉終亦折而不救然其所摧敗亦足相當而賊亦自此挫銳不敢

復寧湖南則公與諸公一死之力夫豈淺尠哉亂定後 國家嘉其節義爲之立旌忠壇於山城而並享其同時殉節諸臣後十二年乙巳錄宣武原從二等功臣後又二年丁未觀察使鄭賜湖與節度使金太虛謀建祠宇而 啓請額號印 賜彰烈之額
肅廟丙寅觀察使徐文重與節度使李基夏統制使金世翊治石請文於吏曹判書李敏叙立碑於直石樓前
英廟庚申節度使南德夏惜其或闕 褒贈 啓以一般殉節之狀而請之後三年癸亥牧使李齊聃又以通于政院領相金在魯晉奏之各 賜褒贈於是公有

兵曹參議之　贈矣公從子竹塢公濯又當丙子亂
奉使虜庭致節死之兩世忠義　朝家哀榮之典備
至而旣剳於兵務又失以鬱攸濟之以世世早世可
攷文蹟收拾無人闡揚先烈之道尚此闕如今當七
十壹死之日竊恐其愈久而益泯謹次家傳若干遺
蹟參之忠烈記以搆家狀一道以俟夫當世大君子
秉筆者采擇焉
崇禎後三甲壬寅淸和節五世孫桂國追慕謹識不
勝感泣之至

墓碣銘 并序

蓋當龍蛇之亂爲　國家效忠烈者非止一二而惟

晉陽城殉節爲最著者茅山崔公即其一也用是
朝家贈兵曹參議以褒之士林享彰烈祠以崇之而
其七代孫重臨又欲顯刻於墓道屬余爲一言得不
樂道乎謹按公諱琦弼字匡仲全州崔氏也高麗門
下侍中平章事謚文成公阿爲鼻祖歷按廉使龍生
司僕寺正斯泌至我 朝郡守 贈刑判得涇 贈
刑參孝良寔爲公高祖曾祖參奉僉正祖永甄進士考
徙 贈戶曹參判妣貞夫人密陽孫氏護軍蘭友女
參判公嘗指家後特立者茅山曰吾子孫必如之及
夢天降四珠果連擧四男皆顯達公以第三生於嘉
靖壬戌四月十一日夙岐嶷風成七八歲已涉經史

文學日就讀孟子至威武不屈之語擊節歎曰大丈
夫當如是早失怙恃守制如成人鄰里聞哭泣聲皆
感傷之以孝童稱公兄弟皆用武顯公獨挾詩書晝
夜讀與吳守吾倜河松亭受一河滄洲澄吳思湖長
相講磨 朝廷嘉其行誼授參奉後遷司饔奉事陞
晉州判官公不樂仕結數架茆茨於州西白雲洞揭
茅山號以寓不忘舊居意及壬辰倭大搶八路瓦解
獨晉之矗石山城賴判官金公時敏得保明年癸巳
賊兵又壓城將陷公慨然奮曰無此城三南從而不
能支賊之再驚 陵闕必矣即率家丁冒刃入城爲
死守地血戰多斬首未幾被十匝圍援絕糧盡兵

使進牧使張潤皆中丸死公知事不可為義不污賊
鋒遂北面四拜與倡義使金千鎰義兵將高從厚並
投南江乃萬曆癸巳六月二十九日也享年纔三十
二以遺衣冠葬於州西山岱洞負兌原淑夫人沔川
韓氏祔焉公倜儻峻正與人不苟合讀書通大義務
實踐事父母處兄弟居鄉黨咸盡其道與士友討論
前史見古人立慬處未嘗不慷慨流涕蓋其熊魚之
辨素定於胸中者如此故雖當地塹天傾之時而視
七尺如秋毫欲以隻手障狂瀾甘為虀粉而不辭是
非精忠烈氣亘與日月爭光能如是乎亂定後　朝
廷　命立旌忠壇於山城並享其同時死節臣又錄

宣武原從勳二等旣建祠又　賜彰烈額前後臬司
閫帥曁銓相諸公並致力於闡揚之道觀於矗樓前
碑文亦可知已豈但　贈職曁尸祝爲然哉韓氏文
正公彪後大璞女也有淑德婦道母儀俱備生二男
洙別提濯將仕郎洙二男振立斯立一女柳寅亨濯
三男仁厚從厚以厚曾玄以下不盡錄銘曰
國之所賴者忠忠之所勸者同然生而爲長城者其
激人衷猶不若死而爲長城者之尤爲功也盍觀夫
自公北車死晉陽城中湖南北以及關西東莫不慕其
風爭奮忠以守其封吾故特書之以詔無窮焉
通訓大夫前行司憲府掌令晉陽鄭宗魯撰

朴兵曹參議公實錄

公諱承男字君直密城君陟之十四世孫精勇將軍成進之十三世孫判典板寺事密川君原之十二世孫寶文閣大提學密陽君允文之十一世孫文科三陽之十世孫大將軍思漢之九世孫門下侍中世詰之八世孫文正郎重豪之七世孫府使減之六世孫通德郎松赫之五世孫成均進士仁之曾孫右副承旨慶國之孫嘉山府使命哲之子也公生于密陽南面花山村為人雄健性又剛明博涉經籍兼好兵略時稱偉人

宣廟二年戊辰始登仕行慶陵參奉癸酉行大邱判

官泣任之後秉心公亮奉公以誠賑民施惠爲官三載民頌其德當於島夷之變公與其弟承立起義於密陽因馳入晉陽與本州判官金公時敏戮力攻賊以保城障癸巳六月城陷之日與金公千鎰崔公慶會諸義將姜希悅等十餘人戰於城之東壘賊圍百匝城浸三版力盡矢竭携手痛哭北向四拜赴水而死旌忠 賜額幷享于晉州忠烈院 贈通政大夫兵曹叅議焉 又錄宣武原從二等功臣矣

張戶曹佐郎公實錄

公諱胤賢字汝亮 皇明庚申二月十五日卯時生于晉州西面北坪里配星山李氏興安君濟之後墓

之女也系出丹陽太師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議政
謚忠獻號圓隱貞弼之後丹山府院君孝元十二世
孫領議政丹山伯號清溪夏十一世孫戶曹判書子
忠七世孫慶尙右兵使友良六世孫 贈戶曹參判
彭老之子也公早事文章志節又慷慨有文武才以
萬曆癸巳六月二十九日殉節于晉陽城時年三十
四噫當時島夷肆吞噬 國步日蹙惟公以白衣
倡義遇賊入城同事只知天下有大義而不知有身
託六歲兒於家兄亂中出系子爾文策西馬李一家
僮剛難臂弓手劍與金太白河濟兩人共力守城自
仕江淮倡保障時倡義使金千鎰右兵使崔慶會牧使

張潤皆推以先鋒一城將士無不稱其忠憤也一髮
孤城賊勢充斥而冒刃爭[illegible][illegible]氣遁城退却兇鋒者
不知其數全羅兵使宣居怡與防將洪季男等領兵
來赴而皆曰衆寡相懸不如退保公坐金千鎰帳中
責讓不聽只以一心報君之意策勵諸公時受圍日
久蟻援不通公有詩曰願逐張巡化厲鬼盖知其事
無奈何也九晝夜竭因上軍兇屋以尾擊賊而尸滿
城下公與金千鎰崔慶會高從厚等皆同日死 國
於戱壯哉公之將死也北向四拜招剛難曰吾死於
此汝則跳出急歸保吾六歲孫兒剛難行未十步見
圭公逼鋒還入抱尸而罵死賊鋒之下公之妹許嚴

男之妻亦爲賊所逼也一面大地罵不絶口又死於賊
鋒之下噫一門之內何多其忠與烈也是故晉陽誌
有一家三綱之記處士金聖運撰有曰臣死於 國
妹死於夫奴死於主一家三綱今古罕有云云公之
子甯武以平生慕親之心不事科業遺書子孫不兼
祖鄕且以文行名於世也萬曆三十五年以壬辰殉
節錄宣武原從功臣同享于晉州彰烈院而 賜額
焉
英廟十九年癸亥特 贈戶曹佐郎遣禮官改板致祭
又有慰安 御製文敍巡江淮張許已準之句禮官
又有詩承 命酹靈彰烈祠衿紳濟濟甯將儀晉陽

從古多名節 聖代樹風示有辭嗚呼公之堂堂忠
義已顯於 國乘院額而又有諸君子所撰許多文
字故略綴其辭而述焉 恩津宋錫璟謹跋

梁戶曹佐郎公實錄

公諱濟字濟夫南原人也有自安以隱逸薦至安東
大都護府使是爲公之曾祖生佐郎佑佑生順陵參
奉益祥卽公之先考而娶南陽洪氏生公於 大明
嘉靖庚戌八月二十九日生而異凡及長容貌秀偉
膂力絶人倜儻慷慨博通經籍兼通孫吳韜略孝於
事親禮以接人毎見古人殉義立節之事必擊節欽
艶曰快哉人之一死不若是正大明白豈可謂丈夫

人乎哉非素所蓄積於中而根於天性者其能是乎
屢登鄉解不中十九投筆事弓馬竟登虎榜並仕至
內禁衛將辛卯丁外憂哀毀如禮制無所遺憾當壬
辰倭奴之寇亂聞 鑾輿播越龍灣失聲痛哭良久
拔劍斫案曰吾當斫賊之頭與此案同即欲趨扈
行在而以衰麻中未果服闋後遂決意南下取頭髮
及手足爪甲裹與二子元吉德吉曰吾已服闋不赴
國難而殲 君父之讎則 聖恩難報今日乃吾
效命之秋汝輩愼勿以汝父爲念謹守先墓則吾爲
國家之忠臣汝爲吾家之孝子豈不美哉因率家
僮數十直向晉州從倡義使金公本營兵使崔公忠

清兵使黃公協謀同心纘畫方略事之巨細無不同力戰之大小莫不盡瘁殺賊甚衆善御士卒能致死力崔黃二公常曰某爲列將之最巡軍警賊之策尊以委任賊每以奸險之謀期欲陷城諸公使公備禦得全者數而崔公黃公每每稱善軍務無不使之總督以故爲二公之親信不幸黃公没後翌日城圯賊蟻附而上公以長槊刺賊殺十餘人上矗石北向四拜勵聲大呼曰小臣力盡城陷未報 君父之讎而死因赴水而殉焉

金戶曹佐郎公實錄

公諱太白字繼仙 龍宮人謚之子生於 嘉靖庚申

自幼文章才氣似青蓮父因名焉與諸兒游戲麾束草排陣人以爲有將者風稍長通經義兼武藝當壬辰倭奴之亂聞賊犯固城與張胤賢率家僮里丁百餘人入晉州以奮義敵愾自請爲守門之將先修守禦之具六月賊果大至圍城三匝諸軍士皆恐懼失色公舉止安閒登門樓有時鳴琴吹笛軍中恃以爲安與判官金公時敏同心協力擊逐賊兵賊死傷如積知不可克捲圍而退眞明年癸巳賊酋清正忿前之不利提到合兵進攻陷城公潛身內城門內射賊無數弓折矢竭揮劍而登軍器屋上撤瓦打賊砲齊發抱二賊投水而死 上賜祭同時殉節人曰一世

同生一日同死忠貫日月氣作山河入享于晉州彰
烈祠公五世孫重元字應三　贈參判尚琛之子也
當　英廟戊申熊亮之亂不勝憤慨裂裳作戎服毁
鉏鑄兵器自願從軍軍卒父母妻子莫不攔道而哭
公警飭曰男兒死得其所死亦榮矣因以壬辰丙子
兩亂立節諸人等事反覆曉喩軍心激勵倡義先登
擒致賊魁柰揚武原從勳享在河東誌

孫戶曹佐郎公實錄

公諱承善新羅孝子有埋子得鐘之異而官太子舍
人封月城君順之後高麗大匡司徒封廣理君兢訓
二十一世孫高麗榮祿大夫征北大將軍陞拜司徒

移封密陽君諱具九世孫曾王考忠順衛諱曦祖考忠順
衛諱蘭友考通政大夫諱翊公生于州西德山臺下洞官
參奉狀貌奇偉身長八尺且有才勇大過人矣當壬
辰島夷之亂人皆鳥竄而獨有殉 國之志家事付
之於季弟承孝卒聚勇健自作一隊奮身入城與諸
義將並力守城賊圍城三匝晝夜交攻久在壘圍外
無援兵雖盡忠血戰矢盡力竭而束手無策城陷之
日遂北向四拜先殺妻子乃自刎而死焉亂定後
贈通德郎戶曹佐郎與諸公並享于晉州彰烈祠
英廟丙寅追 贈承旨仲弟承義登武科方在主簿
當壬辰之亂從招諭使鶴峰金先生同下嶺右駐節

于高靈與諸沫收率散亾之卒分拒星州高靈往来之賊矣星峴之戰力戰而死之後 贈兵曹正郞入享于忠州忠烈院矣 英廟丙寅 贈兵曹判書

姜戶曹佐郞公實錄

公諱熈復字敬夫其先晉陽人也父司猛守仁祖牧使自明曾祖監司允範六世祖正憲大夫東北面都巡問使准伯也萬曆辛酉八月十三日寅時生于昇平里霧豹伏庭人歎異兆幼而頴悟勇略絕倫八歲能通孝經亦喜弓箕每自稱大元帥也十歲丁外艱十八歲丁內艱并以廬墳三年人嘉至孝嘗覔[illegible]得至馬草果尸浩歎久之逮壬辰[illegible]

人民渙散無一拒賊可謂唐之河北二十四郡也公
是時年三十一恥爲全軀之徒奮不顧身遂倡起義
於公素無兄弟但有二子長曰銀素次曰銀綜托於
妻家曰善養此二兒以繼後嗣即發家僮與隣里子
弟略得軍伍擬滌犬羊之穢馳赴金松菴沔松菴大
喜曰公吾一臂也相與運籌破屠島夷軍聲大起時
鶴峰爲招諭使褒 啓龍灣 行在癸巳春夏金公
以任大責重憂愛恐成疾而卒鶴峰又忽易簀 天兵
尚未踰嶺倭酋清正合諸酋兵十萬六月十四日再
寇晋州公躍馬馳來謂諸將曰晋實通湖南爲唇
齒若棄之去縱賊長驅則禍中湖南莫若并力以遏

諸將不應多有散去之意公張目叱之曰孔曰殺身
成仁孟曰捨生取義諸君不聞耶今大盜臨城何忍
棄去乎諸將聞之莫不踴躍思奮公有卒三百餘人
諸義將兵及本州兵民凡六七萬人分堞守之人皆
以死自誓賊前鋒入州公先策馬走城中人謂公亾
去俄而斬數賊而來城中鼓噪蹈舞 天將聞之歎
曰姜公一身都是膽也賊進薄城下公曰賊勢如此
遣死士求救於官軍令幕下林遇華縋城而出行未
五里爲賊所擒自後內外阻絕蟻援莫得于時天大
雨城一隅頹圮賊大喊爛入金俊民戰死賊秀家等
投書欲講和公答云我國戰死而已賊大怒東西門

外結竹為柵豕突而入公力戰為賊所擒罵不虛口遂北向再拜而死六月二十七日也噫諸義將明白死節不止一二獨公發謀堅守邀遮湖南豈非睢陽之巡遠耶至於就死笑看鴻毛實是平原之眞卿也建祠忠烈奉享凡三十一位其九位即公也 英廟朝褒獎殉節 贈通德郎戶曹佐郎

上之三十二年辛卯四月日族孫寧[illegible]仁著謹識

李兵曹參判公實錄

公諱宗仁字仁彥全州人我 定宗恭靖大王玄孫郡山守人全孫之孫兵使龜琛之子也 皇明世宗皇帝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七月初九日生于京城及長

狀貌奇偉身長八尺早喜弓馬出則彎弓馳馬入則
誠孝父母名滿鄉閭 萬曆四年丙子登武科別試
拜宣傳官年二十七至辛卯臘月除金海府使在任
半年府內無事人民頌德有明府來何暮之歌翌年
壬辰當倭寇之變公聞晉州判官金時敏中賊丸死
不勝憤氣歎曰晉陽即南之大陣不可不守遂從率
其兵先入矗石城中收聚散亡之卒竭力捍禦城中
士女凡六七萬人時晉陽節度使崔慶會倡義使金
千鎰忠清兵使黃進義兵將高從厚泗川縣監張潤
等將兵入城公喜而迎之與黃公進握手相歎曰當
此變時同城相遇天之助也豈無一喜一悲哉蓋公

與黃公同庚而又同虎榜平日情誼無異兄弟也相
與圖事防賊畧出奇計人皆以死自誓矣癸巳六月
二十日賊兵圍城三匝砲響動地旗幟蔽野公與黃
公擊卻之翌日賊攻城西北時久雨城一隅潰賊潛
來穴城兩公力戰斬賊千餘人賊遂退黃公將視戰
地賊丸中左額而死公哀痛不已以錦帛收屍夜三
更裹屍體飛身出菁川野麻田中掘坎土殯削木書
之曰忠淸兵使黃進屍體在此金海府使李宗仁表
還入城中諸將咸曰將軍之勇義重且壯哉軍中推
張潤代進謀軍事旋又戰死賊又入西北隅牧使徐
禮元惶㤼先走賊酋昔宗老等壅水灌城水滿城中

後三日東草為人夜半以投城中諸軍大潰公搏戰
救之勢無奈何金千鎰父子高從厚父子崔慶會梁
山璹等投南江而死李潛姜熙悅等十餘人力盡而
死公獨仰天歎曰久在圍城内之將卒外無援兵凶
賊未掃城陷身亡難雪千秋之恨奮釼突入勢若風
霆隻身單槍亂斫賊徒賊奔潰而死者不知其數及
其城陷倭卒遂犯城中公力盡將死登矗石樓北向
再拜腋二倭酋赴水大呼曰金海府使李宗仁投水
死云寔乃癸巳六月二十九日也時公享年四十三
其壯烈嵬勳赫赫凛凛於百世矣　宣廟朝勳在一
等名傳麟閣而表以鐵券功著金石宥子宥孫德萬

垂後宣武原從功臣錄初 贈兵使追 贈判書因設旌忠壇於立節戰地 萬曆丁未慶尚監司鄭賜湖 啓聞請額彰烈祠辛丑兵使崔鎮漢以公之府使行職纍次 啓達請 贈職其後癸亥又 贈嘉善大夫兵曹參判兼同知禁府事嗟夫公之始終忠節光爭日月氣作山嶽西厓柳先生成龍陳情表文又在公之元勳實錄焉

補遺

謹按陷城日記同時殉節殆六萬餘人而三十一賢皆俎豆焉至若六節士亦同時立殣而獨未與焉無乃故兵相崔公鎮漢 啓請刱祠之

時未及博考而然耶是未可知已令入賢後裔
聞院誌之刊來示其實錄仍附于左

尹兵曹參判公實錄

公諱鐸字聲遠坡平人高麗壁上功臣太師莘
達之後我 朝佐命功臣坡平君謚昭靖坤之六世
孫也自少氣宇宏偉智勇過倫恒有慷慨倜儻之志
宣廟乙酉登武科官至訓鍊副正龍蛇之變倭寇充斥
列鎭瓦解公奮然有敵愾之意倡率義旅往會忘憂
堂郭先生于龍淵與沈大承沈紀一同聲合勢遮截
鼎津或擊或逐賊不得衝突終成江淮保障之功當
癸巳六月公以三嘉代將領兵赴晉陽之亂時賊將

平清正憤年前累敗於此城率沿海諸倭大舉入寇倡義諸軍皆逗遛莫敢攖其鋒賊塞江蔽野圍城百重八日而城遂陷公乃北面四拜而告于天曰臣家世世受 國恩不能討賊復讎今力屈不能支惟以死報之矣遂與金千鎰黃進崔慶會諸公從容就義焉
上聞之特 贈兵曹參判立壇于矗石城中以祀之靖亂之初廟貌未成而享儀多闕故子孫權奉位牌以歸尚未還奉焉 以公之忠勇節義已有 聖朝成命而建祠之後尚未還享可慨

全工曹判書刑曹判書兩公實錄

公諱介字執中號新巖慶州人新羅大輔公諱閼智二十八世孫 敬順王諱傅之後也麗朝 仁王時

趙匡之亂與金富軾立大功封金寧君時興達于我
朝潤達官至兵判碩崇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玄
孫莫傑生公于州南永縣蓮花峰西第家傳詩禮世
守忠貞而公禀質木訥氣宇寬洪難染汚濁幾濟羣
芳左右佩用忠孝為銘而苟日新焉故曰新巖子淵
杰早歲孫德連字繼述幼而成文壯而投筆肖德有
常厥猷無倫操慮之覘模無愧於天人而賴而不墜
矣 萬曆戊子登武科庚寅秋島夷猖獗八域呼擾
鳴吠不寧公戒其孫德連曰生逢 聖代妣年何世
日暮途窮老將奈何歛袂北望事難遥度且汝已許
身報 君不忠賊也臨戰無勇罪也若不死於 王

事則豈爲人臣之道乎出身公辨熊魚於談笑輕鴻
毛於死生壬辰之歲倭自泗川鐵城屠晉陽人皆鳥
竄而公倡義成聚扶携從軍朝受於省山之鋒暮禦
於葛峙之路擊斬數十級鋤懸倭頭奮然直入於矗
石陣大呼曰義兵將金介云一軍皆驚及于癸巳賊
再舉入冦圍城三匝公與兵使崔慶會諸公同心料
事以死報　國而血戰八日斬倭甚衆諸義將皆嗟
嘆異之以忠勇許之矣城孤力綿外無援兵賊大呌
豕突諸軍崩潰公遂與其孫德連及諸義將金公崔
公高公北向四拜而同時立殣焉亂靖後錄宣武原
從功噫公之五世孫尚建當　英廟戊申之訌一國

汹沸奮起忠義挺身激勵直赴居昌立功振旅而還
特蒙通政之 恩一門三忠輝映簡錄而不幸而不
得聞于 朝矣今 上丙戌追蒙二品之 贈故
附此而詔後焉

宋展力副衛公實錄

公諱健道字中道系出礪山壺山君惟翊之後也壺
山君之曾孫曰松禮謚良毅良毅公之子曰瑞封礪
良府院君食邑三百户謚正嘉正嘉公之子曰檍有
子成吉成均進士寓居于晉州之南進士之孫曰致
世即公之考也公生而氣宇宏偉器局超倫動靜言
行皆中節度而家居事親克盡誠孝爲閭里之所觀

感者甚多矣當 宣廟壬辰公方在廬墓時倭酋清
正等大擧入寇列邑不守人民鳥竄公雖欲倡義而
以衰麻未也及服闋謂其子國平曰吾以忠賢之裔
世守節義之業而當此 社稷危迫之際豈可惜身
偸生乎因進墓庭再拜告由而出募聚家僮萬玉輩
四十餘人自作義旅一隊與國平邀擊倭賊斬馘千
餘級力旣盡而日又暮矣父子俱入于石瀨谷公謂
國平曰吾將入城汝則還家以保門户可乎國平泣
而對曰父而投死子焉圖生公笑曰汝意如此可謂
忠孝兼至矣遂同入于矗石城中佐策於判官金公
時敏幕中糾合州兵擊逐泗川固城之賊軍聲大振

每臨陣交鋒公獨身先士卒累立奇功而勇冠一軍由是金公甚喜其得人也不幸金公中丸而殞餘孽未掃至于癸巳之夏諸道之賊憤前之不利於晉陽合勢尋圍一片孤城勢如壓卵時倡義使金千鎰忠清兵使黃進慶尙右兵使崔慶會義兵將高從厚諸義將血戰捍禦公之父子亦與焉黃公中賊丸而死越四日城遂陷諸義將皆赴水而死公奮然力戰斬數倭力盡而死之國乎仰天大笑曰天乎天乎爲人臣而君之仇未報爲人子而父之仇未報生且何爲遂隻劍赴賊而死寔六月二十九日也噫父子併命其忠大節猗歟盛哉後錄宣武原從功父子咸錄

贈展力副尉兼司僕而子孫寒微不能顯揚先祖之
烈加褒之典尙此揞晩雖忠貫日月節重邱山而獨
漏於院享故特附于此繼又至公之四世孫汝澄當
英廟戊申熊亮之變時年二十四亦以白衣倡率義士
與昆陽郡守禹夏亨同赴居昌所泌之鉄竟樹卓功
振旅而還 上聞之特授通政嘉善嘉義三加資朱
氏之一門三忠於戲美哉

朱忠孝堂實錄

公諱大清字汝愚號忠孝堂貫能城始祖環中國人
八世至晦菴又三世至潛號淸溪家李見主和與門
弟六人始出東爲中祖歷四世至悅仕高麗號竹樹

先生又五世至淳精爲仕高麗李戶部尙書又一世
至重雲爲我 太祖開國功臣又六世至希參當
宣廟朝龍蛇之亂倡義累發累捷宣武原從一等功
臣 贈嘉義大夫漢城左尹是公之考貞夫人全義
李氏僉使希哲女是公之妣也 宣廟丙辰生公于
慶州大里洞自幼氣力雄勇志槩偉礭癸未登武科
不營宦進專意奉親甘旨溫凊靡有不盡戊子行加
背梁權管公之資禀英異學問贍備於家於 國旣
孝旣忠武名儒行人所寡仇適當壬癸之變收烏合
之衆戰鬪遠近爰至晉州與泗川縣監鄭公得說率
五千五百軍至東城下與兵使柳公崇仁并爲殉節

自 朝家立三忠碑于晉州特 贈內禁衛將五衛
衛都摠府都摠管焉

朱中樞公實錄

公諱夢龍字雲中號龍巖貫熊城始祖環中國人入
世至晦菴又三世至潛號清溪宋李子見主和與弟六
人始出東為中祖歷七世皆仕高麗至子精為我
太祖開國功臣熊城君子瑭進士子夏副正子亭監
察子軾 贈善山府使子應豪 贈左承旨子浥
贈戶曹參判是公之考以 嘉靖癸亥九月二十五
日子時生公于泗川徫川里第前三日徫川水渴是
夜參判公夢青龍飛入室瑞雲擁屋故命名與字焉

自幼氣力雄勇志槩偉確十二三坐起十丈博通羣
書十五投筆二十一登武科不營宦進尊慕奉親甘
旨温清靡有不盡丁亥二月丁外憂三月丁內憂葬以
禮祭以禮衰絰血淚廬墓三年　萬曆庚寅得神釼
於卧龍山龍巖上始為宣傳官癸巳春除金山郡守
時郡已陷於倭到即招集奮揚威武賊不敢逼是時
紅衣將郭公軍聲大振公揣摩機勢慨然有廣濟之
意疏辭本職馳往會之為裨將應賊所在畧發連捷
至如靈山之戰以匹馬單釼冒入賊陣脫郭公於重
圍而出賊不敢交鋒火旺之戰積薪於火上誓以不
勝則自燒清正惧而宵遁因而追擊斬獲甚衆秋風

之戰以孤軍遇大敵直衝中堅銃北擊大破砥山之
捷爲摠兵率禮之捷爲摠兵設奇遇賊郭公之計而
奮擊殺賊是公之力也又嘗遺書鄭公起龍激其忠
義結交姜公德龍與爲聲勢軍中號爲猛虎嶺南之
稱曰三龍豈徒然哉每捷之功皆歸於主將而不自
爲有靖亂後除柔遠鎭節制使辭不就旋陞嘉善追
榮三世於是歸卜晉州作五貪銘五雞銘以自警以
裕後噫公資禀英異學問贍備於家於國旣孝旣忠
武名儒行人所寡儔而崇執謙讓官止中樞退老林
間優閒自樂眞可謂明哲保身者也 崇禎癸酉十
二月十八日卒享年七十一 墓在晉州柏谷長子仁

達字義守守門將丙子原從功臣有錄卷

鄭戶曹參判公實錄

公諱大輔晉陽人忠莊公舉之後也生而卓異有能當萬夫之勇當壬辰島夷之變八路充斥一道屠戮公奮起草莽單槍匹馬直入晉陽與判官金公時敏同心殫盡以百雉孤城能拒數十萬之倭而不幸癸巳天不助順大雨崩城六萬諸人多數義將一時并殣亂定初特立旌忠壇以祀而以公之功烈未得上聞而褒揚之典尚此稽晚其後百有餘年幸其子孫之呼籲又得道儒之呈狀自　朝家特　贈戶曹參判焉

宋右書參議公實錄

公諱㤜字維則南陽人遠祖諱玹麗朝門下侍中勳封南陽君子諱寅號杏亭又號松郊恭讓朝官至左獻納我 太祖受禪屛居松京杜門洞後挈家遯于髙靈縣 太宗朝累被徵不就與牧圃陶三隱爲道義之交著杏亭詩二絶行于世出東賢寶鑑及杜門洞遺事 三傳而至諱順孫成均生員受學於寒暄金先生門燕山朝辟地入興陽西湖鄕居之自號西湖散人遯跡不仕鄕黨稱瀛洲夫子子孫因家焉考諱承周 仁廟朝擧孝行除箕子殿參奉别居室對桂巖杏從遊門下者稱杏陰先生有子八人曰仁義禮智㤜恬忠粹各以字義作銘各戒其才

時人謂之宋氏之八龍長內禁衛將二內禁衛將三僉使四承旨孝思亭五梅窩六司直七判官八。贈參議公第其五也嘉靖丁未六月十五日生孝友純至氣節剛毅好讀書篤於家塾於西湖廣義洞環植梅花自號梅窩居士若將終身焉每與諸從子德馹等讀書至張巡傳擊節諷誦不能自已或方夜月明愛讀諸葛武侯出師表輒至泣下曰人臣之義當鞠躬盡瘁後已　宣廟朝島夷言甚不遜　朝廷簡文武才不次擢用者公居三除太常僉正壬辰四月。大駕西幸以本職扈從漢陰李相國素聞公名辟為從事自遼還還除藍浦縣令已而　特旨除唐津縣監赴任以討賊為己任斷當財糧

備米一庫曰將以爲勤 王用翌年癸巳賊首淸正兵陷州郡公曰嶺南爲賊窟處其勢長驅西南盡覆則社稷無中興之望盡勤此賊然後治兵入勤未爲晩也於是倡義湖西募壯士二百人與兵使黃進等會兵宜寧戰鬪至是州是時淸正將寇晋州官軍義兵皆退縮不敢進公與金千鎰建議曰 王室興復之本湖南在耳晋陽若失是無湖南也湖南若殘是無中興根本也遂與海美倅鄭名世結城倅金應健等馳入晋州賊圍之急公與沈友信等把守東門東門最卑下故軍中別以忠勇之士守之黃進死城中無固意公益勵忠憤以勵壯士之疲倦者城中倚重焉及晋州牧張潤死知事

去公命從子德驥等縋城出寄書於家兄曰伏惟情有
莫助事有不已以莫助之情値不已之勢則寧得罪於
忘家之私無得罪於爲 國之公去歲回海營之亂不
得載親到官途省日曠然榮養無路爲人子者日夜痛心
銘骨又緣節度府義檄來到即與之同仇誓討玄賊以
故分心賊窟勦破後 家國可保母親可養掇自倡起
義旅轉戰至嶺南宜寧縣進逼賊鋒連戰破之分之說
心將從此路棄官歸覲矣不意賊酋清正不自戢悔合
諸酋兵三十餘萬直擣晉州以洩舊憤爲言而與攻
晉州之說乃幷噬湖南之玄謀也與諸義士入晉城爲
死守之計保晉之計即保湖之心也保湖之心即保

國家之本心也湖南若破 國家無中興根本也國
家無中興根本則就何地而省親乎際何日對諸兄
乎捨賊不勦更將承嬰是遺君親於虎狼之口是以
不得決歸式至于此日矣雖然第以庸才叨領官軍
專有靡盬之責身無將母之道徒增陟屺之情莫慰
嗟季之心朝出而不還尚有倚閭之望況不見已三
載乎噫嘻痛哉自今箭雨孤城鴻毛殘命兩全忠孝
古人所難西望慈天五內如焚但念死 國之義重
全家之恩輕旣以身許 國誓與城俱亡只冀吾兄
誠孝兼有讓烈雖際患難必能保全母親幸以婉辭

善慰毋心待　國家匡復之日收吾骨於眞龜石樓下從子之歸略陳微悃（時公從子德驊德馹在晉州）一夕與結城倅金應健登門樓金先吟曰疎星殘壁集千人誰是霽雲與萬春公應聲曰君能以身期許遠安知懦也不為巡東門為兩所犯賊躪入城諸義士皆集眞石公獨在東門及矢盡劍折乃以竹槍搏賊及竹槍盡折連呼海美倅鄭名世曰天耶時耶東門義兵今無一人事將奈何奔往眞石賊縛致至清正清正欲屈之公竦立不動罵曰爾雖鱗介豈不聞大唐有張巡乎男兒死耳不可以不義屈目奮身縛盡絕賊大駭亂

斫之至死罵不絶口賊相謂曰眞義士也别瘞東門外立表書曰朝鮮義士宋像之冢即六月二十九日也（出宣廟中興誌及趙西山亂中雜録）唐津親兵幾皆戰死獨軍校金之金匿於砲廊中潜識公死處即閑瘞斂之歸初窆于唐津後改葬于本縣大石峴癸坐之原唐津民聞公死皆會哭伐石東門外序其在官政績殉義顚末繼而銘曰有斐君子夙夜奉公憐孤恤獨恩均德宣二百義士實從我公一尺短碣萬古貞忠（出唐津誌）夫人吳氏綾城具諴之女聞晋城陥以猶子德駿設之諸叔曰善保此兒無絶忠臣之後遂嚙指題詩于壁

曰晉水渼〻統真石將軍殉國節爲榮忠臣家有忠

臣妾願與忠臣以死生遂絶粒而殁鄉隣莫不流涕

出與陽誌噫亂定之初特立旌忠壇以祀而以公之功

烈未得 上聞而褒揚之典尚此稽晩其後百有餘

年縣監朴公宗正查報監司李公書九狀 啓判書

閔公鍾顯回 啓 正廟丁巳 贈户曹叅議配

贈淑夫人而公從子彭隱公德駉又當丙辰逢亂之

亂以慶尚左兵使殉節于富寧府而 贈兵曹判

書并 命旌閭曰雙忠一烈之門文敬公宋先生煥

箕撰雙忠神道碑

祭服秩

祭服八領 巾八件 帶八件 襪八部 黑皮鞋八部

祭器秩

鍮方器六坐具蓋并十二隻 鍮圓器五十四坐具蓋一百八隻 鍮爵四十坐 鍮臺十六 木臺二十四 鍮香爐八坐具蓋 鍮香榼八坐具蓋 鍮燭臺八雙 鍮鉤只四柄 木登六十三坐具蓋 竹籩一百四十五坐具蓋 幣篚六坐具蓋 白沙樽四坐具蓋 沙甑六坐具蓋 竹籠六隻具蓋 牲匣六具蓋 牲床二十四 冪

四件褁苧布 祭床四坐 祝文板二坐 揮帳
一件五幅付每幅十五尺五寸式 揮帳一件五
幅付每幅十尺式 遮日一浮十九幅付每幅二
十尺五寸式 遮日一浮十五幅付每幅十七尺
五寸式 貼酒代巾一件十九尺 貼酒代巾一件九
尺 斗地一坐具鎖金 大櫃子一坐具鎖金
尋院録冊一件 謄録冊一件 交来三柄 朴
古里三 周擧二柄 甑本二
忠愍祠內鋪陳一浮草席十二立付 退廳鋪陳一
浮草席十二立半付 典祀廳鋪陳一浮草席十
一立付

彰烈祠內鋪陳一浮草席十五立半付 退廳鋪陳

一浮草席十一立付

東廡鋪陳一浮草席十九立半付

西廡鋪陳一浮草席十九立半付

營建秩

忠愍祠神門三間俠門一間

彰烈祠神門三間俠門一間

典祀廳四間 齋室七間 祭器庫二間 守僕

所接舍五間 大門三間 兩祠及典祀廳齋室

四面墻垣一一段築次 庫舍六間 祭服入盛

櫃子一坐具鎖 容入物力合錢七百九十二兩

三戔二分　米十一石五斗　租八十五石十四

斗十四升

右載諸秩有序可稽爲備後籍修移

齋下

慶尙右兵使崔鎭漢

忠烈實録跋

本院故有誌皆謄寫也歲久蠹蝕破字畫間多殘缺忠臣義士孝子烈婦扶綱常樹風聲之往蹟將至於無所攷徵且 御製得卭銘炳若日星勒之石面非不堅緻而未及百年軀剥苔生至若故兵相崔公鎭漢之剏祠顚末安公𤄃之助享節目大有功於勸忠褒節而皆不可泯滅者也金文簡公義淳劃給院生使之朔望焚香趙兵相文彦重修院宇以至門墻無不一新此皆當世之盛事後來之所瞻仰也今院任鄭德善喜汝尹台權達卿搎拾遺誌閒補所漏而付之剞劂氏以壽其傳吁亦可尚也已

崇禎二百四年辛卯四月下澣晉州後學河錫文謹跋

益城金周翰謹寫

忠烈實錄後識

後學咸陽朴東貞謹識

錄舊無刊鄉君子始斯役也懼忠烈之泯其實也按諸公當倭寇陸梁時其爲國誓死之忠同心戮力之義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崒乎山岳不足爲高及其城陷時同日投水視古之殉節者尤可偉矣之功之蹟必多可稽文獻不足未盡撥實是可慨也已然文獻足不足於其忠烈有何損益褒崇 恩典 列聖朝已盡之不必以多文爲義也今於刊錄僉君子及不佞遵舊錄撮編次記其實而寓感焉

○新增

御製 賜祭文 癸巳三月十一日

祭忠武公金時敏文

惟靈歲在玄黓運丁百六卉服匪茹豕突蛇食
躪野坤山蕩邑夷府 國步倉皇疇敵王愾卿
尹茲晉慷慨涕泣矢死誓衆修械繕堞偏師擒
酋獻俘 行朝錫以鈇鉞俾翰南維義櫓忠干
我武洸洸自泗而錦誕奏膚公嶺七十州賴一
長城烈焰復熾凶鋒莫嬰敵衆我寡如山壓卵
厲氣巡陴秉機授穽數示我整暇有琴有笛蟻援
雖絶鯨觀可積彼蒼冥冥河魁先落雨滂雷哭

雲慘日冥士女奚特感社中傾嗟卿忠烈有一
先知靡然不顯以謚以貤祠壇白虹靈兮洋洋
歲星重回緬焉增傷椒馨醴潔雲旗回翔命之
官爵格我辦香

祭文烈公金千鎰文

惟靈晉水湯湯亶亹石嵬嵬大招英靈波咽山哀
怒說龍蛇島夷猖獗剔釜剪萊列郡尾裂兩京
灰燼六馭播越卿先倡義投袂登壇慷慨一呼
有衆如雲鏖兵隋城壓壘沁都潛師斫營夜報
行朝 先王曰嘉錫號褒揚憤不顧身莫我
敢抗鋪敦揚江艨艟洸洸遒復京師爰矣 廟

墟昇疾追躡匪安匪徐晉介嶺湖為我控阨全
軍入守以遏兇毒城危曝卯師絶援蚍手糜哺
士肩輿巡陴人無叛意天不我助兩淋堞圮萬
賊蟻附要衣拜北仗節蹈東卿子從卿移孝為
忠名全雙節義樹千秋雲水俱白歲星又周拊
玆遺躅予懷增愴佇官致侑庶歆斯觴

祭武愍公黃進文

惟靈疾風震蕩勁草靡摧火焰飇烈貞玉弗渝
惟卿忠義素所蓄積相門有孫天賦勇力班先
投筆援可畏革粤存龍蛇運艱天步島夷犇釁
賊勢逢蠭午砲丸兩下鐵劍霜耀治其利兵蹕子

戎行御奮義師正正堂堂保障湖甸懋功授鉞捉兵赴營重圍路絕誓以死守同我義士負土築陵民樂趍事殺醪巡陴士激忘饑捐軀報國志有所決天胡不助大樹風折愁雲慘憺怒波嗚咽氣作山河光爭日月　列朝褒嘉以祠以貤舊甲重臻畫盬然予懷設壇致侑緬慰英靈籩豆既潔牲醴且馨正氣之萃不以死生歆此寵光鎮我南方

祭忠毅公崔慶會文

惟靈　穆陵有臣曰惟忠毅家傳道義才全文武抱茲利器韞不自售晚登于朝棲遑州郡運

值陽九阨夷玆蠢南方繹騷八域震駴 龍馭西狩瞻望揮涕墨縗登壇倡義從權勇如賁育生死向前左蹫右轢錦賊先逃一箭殪酋奪盡與刀以寡敵衆所向披靡敵乃甲冑峙乃儲胥靡卿禦侮[illegible]湖其魚惟歲在巳捲土重來豕蹢盍突[illegible]螯莫摧重暈孤城危如一髮彼恇者唉有肝如鐵天實不助匪計之失報以一死同我三士 一行朝貤恩天將致誅義豈蔽在彼侍娥亦烈䰟兮不爽波兮不竭歲甲重回書盟焉興感伻官酹壇靈庶其歆

祭忠毅公張潤文

惟靈粤昔島夷大肆陸梁列郡奔裂八路搶攘
河北無士中朝發嘆有一堂堂倡義登壇手彎
威弧躬擐堅甲大鏖于錦賊遁而懾矢無虛發
壘必先壓馬蹶旋起而步而鬪會師于晉糾合
義旅睢陽一城為江淮障巡遠之守以激諸將
巡我睥睨援枹而撾鑿濠儲水飛礮燒車同甘
共苦士激忌饑出奇制勝莫測端倪志決身殲
匪謀不臧丈夫死耳為國之光嗚呼忠烈古孰
與方孤軍嬰城如温太眞抗義立殣若顏常山
風聲永樹功績可紀星霜屢換歲甲重屆晉水
東流招英靈些風馬夕降雲慘月黑飶香牲腯

庶歆斯酌

癸 贈左承旨梁山璹 贈左副承旨金泉

乾 贈判書金俊民故義兵將姜熙悅縣令

曹慶亨 贈參議崔琦弼義兵將俞晗 贈

戶曹佐郎李郁義兵將姜熙復 贈戶曹佐

郎張胤賢判官朴承男 贈戶曹佐郎河繼

先 贈戶曹佐郎崔彥亮文

惟靈在昔辰巳島夷闖隙豕突鴟張抽戈鳴鏑

諸君仗義忠憤攸激馳檄糾旅許共殉國屬鞬

擐甲躬冒矢石誓掃欃槍誠殫衛藿 天步方

艱賊勢充斥智勇有裕衆寡不敵一髮孤城蟻

援外絶睊睨失守巡遠力竭臨危苟免謂麟臣節北望觚稜泣辭抆血身輕鴻毛志凜霜雪愁雲慘澹鳴波嗚咽顛沛不撓緬懷英烈褒貤庸勛毅魄不沫環絚屢遭載還舊甲遺躅縱久與感如昨聊表予衷俾官侑酌籩豆既潔庶歆芬苾

祭孝烈公高從厚義兵將李潛 贈判書李宗仁兵虞候成顥達 贈參議尹思復 贈户曹佐郎李仁民義兵將孫承善主簿鄭惟敬守門將金太白 贈户曹佐郎朴安道宣務郎梁濟文

惟靈直軀樓屹屹尚想忠節南江洋洋流矚感遺躅
嗚呼卿等材俱干城邦運適否小醜跳梁奮勇
倡義志在掃除繕具嬰堞桓桓敵愾累創被羽
激勵行間式遏寇虐恃若楨幹謀豈不臧強弱
殊勢胡騎曉薄官軍尾鮮臨危不撓確乎丹衷
男兒死耳為國之光汪汪層濤毅魄莫慰氣壯
本朝凛然如覩心耿星日名傳竹帛疾風勁草
歲寒松栢蜚葭四環于懷傷盡永言吊古特舉
祀典牲腯載潔籩豆式陳靈其來歆庶幾不泯

祭同殉諸將官文

惟靈魂芳來些嗟爾將士天長地久煩冤孰慰

歲昔龍蛇島醜陸梁嶺關失守國勢搶攘桓桓
赳赳甘心死綏櫛風沐雨辛苦 王事大功未
集七尺先萎腥草丹原風馬儵忽跳丸屢轉載
囬舊甲俘官致侑庶茲歆格

祭同殉軍卒文

惟靈在昔癸巳島夷荐食屠戮変夷蛇奔豕突
始憾國守終乃肆惡孤城塗炭沙蟲猿鶴釋耒
執殳仗爾旅膂力 國步方艱及爾憐閔殘夢猶
閨寒月照骨何辜何戾哀彼軍卒適于國殤無
文祀秩感舊緬懷抒辭侑酌
使臣右兵使安光贇典祀大祝慈仁縣監宋

守謙齋郎河東府使任泰錫祝史司僕晉州
牧使宋啓洙都預差昆陽郡守朴民煥
龍蛇忠烈炳如日星二百餘年崇報之典
前後相望而又當四回甲癸巳 賜祭褥
儀天章燦然茲敢剞劂於梓永圖千萬年
景仰
崇禎紀元後甲午孟夏幼學臣李健植
鄭福毅 謹刊

守門將朴公行錄

公諱世項字元亮系出密城三韓壁上都大將軍郁後也密直君彥仁十一世孫也四門進士必文曾孫也江湖逸士成春孫也學生仁孫子也忠孝清儉自其世業而公生而聰明異於凡兒見者擬以大人器及長尚氣節有風度不事產業業於弓馬膂力絶倫武藝超衆而竟以業捷科官至守門將性本磊落不肯況淪於下僚辭官歸鄉日與同志把酒談笑而及其酒酣輒撫節慷慨曰丈夫生世上有 明君下有賢臣邊塵不驚至化隆洽身爲聖世之逸民耕而食鑿而飮固所心也若夫一治一亂干戈西域瘡痍遍

野君父辱而社稷危矣則奮身州閭提尺劒赴賊陣
死而不悔者臣子之職也逮夫龍蛇之間倭寇大至
八路屠戮而晉之一州寔三南咽喉之地則賊固有
必陷之計而我　國所必守之地也故癸巳六月賊
酋清正合諸酋兵自釜山向晉時倡義使金千鎰忠
清兵使黃進慶尚右兵使崔慶會來據城中公以不
滿百之義旅往赴而守城攻賊一與相濟是月二十
八黃公中丸死翌日城陷金崔二公皆投南江公亦
赴水同死而亂平錄宣武原勳後錄揚武三等之勳

野君父厚而[illegible]後危矣則當與州閭操戈勦賊陣
死而不悔者臣子之職也逮夫龍蛇之間倭冦大至
八路屠戮而晋之一州寔三南咽喉之地則賊固有
必陷之計而我　國所必守之地也故癸巳六月賊
酋淸正合諸酋兵自釜山向晋時倡義使金千鎰忠
淸兵使黃進慶尙右兵使崔慶會來據城中公以一
滿百之義旅往赴而守城攻賊一與相濟是月二十
八黃公中丸死翌日城陷金崔二公皆投南江公亦
赴水同死而亂平錄宣武原勳後錄揚武二等之勳